

浙中诗派，乾嘉时多取法樊榭，山水清音，斯为独绝。道咸以还，定盒、越鰻代兴，风气为之一变。定盒惊才绝艳，原本於经；越鰻佩实含华，泛滥於史。然二人负才而托则一也。近读越鰻《杏花春雨斋集》，不啻群玉之府、五部之市，爰而录如干联，以当鼎向。“萧萧落叶催人别，淡淡寒花写客愁”、“灯街画烛争花艳，坐簇春人比月圆”、“烛下绮摧都欲醉，夜深珠玉自生香”、“天涯诗思偏宜夜，故国秋声欲满山”、“近水花香通簪篸，钩帘山色趁罗衣”、“斜阳次第遥呈岭，暝色苍凉尽在花”、“小室瓮香干口酒，寒林灯影一房山”、“青山城郭寒烟路，绿树人家夕照村”、“穷途易切酬知感，老境难胜忆旧情”、“老去读书如过影，贫来节食是新方”、“诗心夜月比邻共，乡梦秋山隔水明”、“居邻京国无名寺，看遍南朝著色山”。越鰻尝语其师樊山云：“今世作者虽多，要皆仅有其一体，倘杂试十题，鲜不噤口缩手者，至於精深华妙而为大家，则我与师不敢多让，”其言大而夸如此。越鰻，光绪庚辰进士，由广部郎中号取御史，年已六十外矣。余题其集云：“一第春官白了头，征名散落满皇州，富贫常得朋簪乐，诗好多为佛寺游。脂盞粉额消磊落，花棚藤架愜勾留。阿谁替觅麻姑爪，一读遣编便欲愁。”越鰻为徐亚陶绘《补石图》，并题有“我生己丑君丁丑”之句。“己丑”，道光九年也。越鰻堂诗刊至同治二年而止，是集皆其日记中诗。日记为蔡鹤卿太史元培集笈印行，日记中诗为常熟孙师郑太史雄钞录，印行者凡七百六十余首。

越鰻云：“古人诗，凡连作绝句皆有一定章法，前后虚实不可移动，此法今人无知之者。”又云：“近代选家於古人诗连数章者，往往摘录一二，致词旨断缺，固由不知此义，然曰晚唐以后，作诗者亦本无章法也。”此论与余平日所论正同。越鰻有《八月朔日天宁寺饯邓献之还黄冈》以下五律四首，自谓“皆有文外独绝之致，近人鲜可语者”云云。此不过学老杜颓唐之作，所言未免欺人。惟咸同以降，诗格卑茶，故越鰻得目空一世耳。越鰻五言如“虚堂妆日暖，小室养花香”，固为人所不可及，然“阶间苔屐雨，门接药烟风”，墮入竟陵，此种句法正不可为训。

越鰻《书徐星伯唐登科记考》诗：“日落梟镜集，鼎沈螭罔多。”或改“镜”作“獍”，非也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“祠黄帝用一梟破镜。”《前汉·郊祀志·注》：“《孟康》曰：梟，鸟名，食母。破镜，兽名，食父。”《晋书·苻登载记》：“豺狼梟镜，举目而是。”亦作“镜”。

明末多诗妓，亦多诗僧，苍雪、雪嶠其尤著者。近读苍雪《南来堂集》，摘其名隽之句。“潮来天地润，浪打树根空”、“月随秋水上，人共夜潮归”、“花发千峰外，莺啼二月时”、“一蝉催晚照，片雨送秋寒”、“灯欲先人睡，寒愁入被生”、“呼灯照雨客仍至，叩产无声山更幽”、“诗在竹舆人背上，家浮烟艇钓丝间”、“千峰月色随人好，三月流光似水忙”、“春深湖水连天碧，人静寒山片石凉”、“薰风不见吹人醉，春雪无声到地消”，以上诸联，皆东坡所谓“无酸馅气”者。苍雪名读彻，南来其字也，滇南呈贡赵氏子。童年剃染，未二十，东游吴越，参叩诸方，一时缙绅先生、灵人韵士如董香光、文湛持、王烟客、钱牧斋、吴梅村、徐波、陈继儒等，咸与结方外交。诗多家国沈痛之言，其《哭亲》云：“思极还疑在，归迟已隔生。”《感怀》云：“老来痛哭无多泪，春去伤怀只有眠。”顺治末，示寂支硎山中峰禅院。《吴县志》有传。雪嶠名圆性，号径山老人，见《明诗综》。

陈眉公谓其“诗如法酒，严劲有力。”梅村云：“苍雪不惟其人僧中第一，诗亦第一。”牧斋至欲列於弟子。其见重如此。余谓其隽逸之句，实脱胎李供奉。其《采石矶谒太白祠》云：“学士祠堂何处寻，峨眉亭上月沈沈。诗才鹏翼垂天大，酒量鲸鱼入海深。峭壁与人同卓立，流风到我又狂吟。不堪不尽宫袍色，化作秋山枫树林。”“流风到我”，其办香可见。《送友》云：“出门无一语，远送相牵衣。怅望秋色暮，寒空木叶飞。寺从京口别，帆自月中归。夜宿知何处，千峰隔翠微。”《戊寅除夕》云：“到来三十夜，已是百年身。一日复一日，昔人非昔人。白云谷口寺，黄土梦中亲。拨尽寒炉火，山钟又报春。”皆有谪仙风味。集为苍雪法孙行敏、行坚所钞藏。康熙时，云间陆汾复搜辑之，有序详述其源委。此外，复有吴江顾茂伦（有孝）刊本、常熟瞿氏钞本。民国中，上海王培荪汇集各本，又搜遗访佚，加以考订。凡一题，其山川名迹、人物掌故与有关涉者，为之网罗群籍，详注题下。原集四卷，王氏乃辑《补编》四卷，又集原书序、跋及各家与苍雪酬唱之什为附编四卷。集中有《咏白燕诗》四律，乃用袁凯韵，王氏考证谓“次无锡高汇旃制中《感白燕巢於孝幕》诗韵而作”，非也。卷首附海宁陈乃乾《苍雪攷略》。庚辰，书成印行。二君可谓好古敏求者矣。培荪，南洋中学校长。

同光以还，通州诗人张季直（謇）、范肯堂（当世）、泰兴朱曼君（铭盘）名最著。三人皆游武昌张濂亭门。同时，其里人徐芙双先生联蓉骖靳其间。先生孙咏緋，表叙先德，访佚搜秘，不遗余力。近以其祖《分绿轩诗稿》见示

，诗约一百三十余首，皆清新有雅致，与随园为近。《春日游钟秀山》云：“萧寺当年识志公，题诗可有碧纱笼。扁舟载得人三两，行入桃花双桨红。”《夏日书斋杂咏》云：“小窗开处绝尘埃，半是藜芜半是苔。分付园丁休扫去，留他分绿入帘来。”“爽气朝来破睡乡，梦回一枕簟犹凉。绿荷深处风吹到，带得银塘晓露香。”“兰池浴罢葛衣轻，手展琅函坐晚晴。一院斜阳蝉乱唱，分明和我读书声。”“小窗”末二句为时传诵，因以“分绿轩”名其集。咏緋为补绘《分绿轩觅句图》，镇海金雪叟（贤窠）题句云：“苔色照人衣，圣俞知静景。穆穆静照翁，幽趣独能领。（‘无人知静景，苔色照人衣’，梅宛陵诗句也。陈鹤柴别署静照，盖取此。）徐公抱高怀，雅与梅陈并。小窗绝尘埃，清吟遣昼永。’分绿入帘来’，好句人争咏。摘隽名其轩，生意辟诗境。比之春在堂，龔叟语中肯。

（李审言谓其诗近俞曲园。）传砚有文孙，新篇光颍颖。“余亦题其上，云：“诗人爱长咏，百匝绕轩廊。秀句藜芜绿，幽襟笛簟凉。天晴来海色，窗瘦纳山光。孝穆遣风在，斯图永不忘。”先生《悼亡》十六首，尤极哀感顽艳，如云：“眉黛几时因我展，牙筹终日费卿谋”、“事到艰难方见汝，情关体贴更无人”、“今日新凉犹自健，前番好月竟难圆”，言情之妙，樊榭不能专美。徐氏名儒、名宦，远有代序：大绅，明诸生，邃於《易》，著有《易旨玄珠》、《孝经正解》诸书；起霖，明副贡，清初积官至井陘道，先生八世、九世祖也；宗干，嘉庆庚辰进士，先生从曾祖，官至福建巡抚，谥“清惠”，著有《斯未信斋集》、《济州金石志》，传於世。先生登光绪己卯贤书，学行纯洁，乡谥“孝安”。其故宅曰虹玉楼，已三百年矣，擅园林之胜。二十年前，以族姓贫易主，咏緋怆然，形於书尺，乃绘《虹玉楼图》以存梗概云。

宗干字树人。其弟宗勉字仲修，又号霁吟，咸丰壬子进士，授安庆府知府，未之任卒。性孝友，供职禁近二十年，所交半天下。工分篆，精绘事。著有《霁吟漫稿》，里人王菽原方伯蕖已选入《崇川各家诗钞》。兹录其近体数首，《杨山》云：“前宵冒雪出虞城，初到乡开第一程。茅屋低连寒水住，征鞍多带晓霜行。风来沛上声犹劲，山入江南势已平。古木荒郊谁是伴，数行归雁故人情。”《次韵答家兄书安平港口望海诗便面见寄》云：“十月花开满竹城，（台地郡县多，以竹树为城。）受降城外似春程。门通鹿耳随潮渡，田绕鸡笼带雾耕。（台地四时有雾，以代灌溉，故田易熟。）晓日神山收蜃气，好风客路递鸿声。何时摇篷瀛台畔，同看芙蕖太液平。”“茅屋”“征鞍”、“鹿耳”“鸡笼”二联，写风土如画。《题画》云：“参差楼阁映苍松，风景依稀似岱。记得南天门下路，不闻人语但闻钟。”霁吟诗气息醇厚，步武唐贤，无近代噍杀粗厉之音。道咸之间，中原多故，兵革稍稍见矣，然闾阎风俗犹淳，文士语诗必宗

李杜韩苏，言书必法颜柳欧褚，当时风尚如此，故所见艺苑流传，无一面规背矩者，於此可以覘世运之升降。

咏緋工书，得锺氏《玉真法帖》之妙，然不能诗。顷见其《题亡室钱今一女士凤遗影》一首，居然节短韵长，凄音满耳。殆以诗书气厚，平时耳濡目染，其吐属自与富儿大狙不同乎？人有贤父兄之乐如此，诗曰：“乱离偕避地，久客恒思家。归耕有愿不可得，投老失偶尤可嗟。轻尘短梦廿余纪，愁对遗容长已矣。万古伤心此别离，凤兮凤兮安所归。”悼亡之作贵真，梅圣俞亦不过云：“阅人间妇，无如美且贤。”真也。女士性柔善，工刺绣。倭难时，偕避乡村。既而咏緋业沪上，乃挈两儿渡江随之，小楼一角，安之若素，斯可谓“美且贤”矣。年四十八，以胃疾卒。咏緋笃於伉俪，为绘《忆凤楼图》，自为记，海上名流多为题咏。然长短句惟丹徒吴眉孙（庠）、万载辛心禅（际周）二阕最佳。眉孙调《高阳台》云：“玉簟凉生，铜壶漏响，秋来百感无聊。圆月窥帘，可怜如此良宵。揉肠细谱《归云》曲，（唐写本《云谣集》有《凤归云》曲）更何心、吹入琼箫。枉思量、烂锦年华，翠暮红朝。闲开图史教儿读，正桐花满院，雏凤声娇。线帖镞箱，记同午夜灯挑。镜中小象眉双展，剩熏炉、沈水香烧。恨难平、呜咽心头，黄浦回潮。”心老调《凤皇台上忆吹箫》云：“竹泪凝斑，梧云合碧，黄昏怯上空楼。怅巢痕依旧，凤去难留。浪拟它生重卜，早今生、缘分休休。伤心是，戏言身后，眼底都酬。楼头，记同誓祷，良夜指双星，密证绸缪。奈人间天上，一别悠悠。镜裏孤鸾慵舞，剩玲、吊影清秋。披图看，才勾旧愁，又惹新愁。”

如皋潘丹仲（恩元），光绪壬寅举人，游学束瀛，曾任金城银行秘书，廉介自守。有《答徐修五》诗云：“人对南山麓，秋生北户风。得闲因病屡，相远喜诗同。夜雨连江润，孤城带甲雄。可怜无好菊，谁与起新丛。”“拥户书连屋，观花杖引黎。避器憎俗客，随分得幽栖。眼见无余子，书来满旧题。拟将身比雁，不住向君啼。”“得闲”、“拥户”二联，绝似半山。遗著有《继樵》、《白门》、《不残》、《朴斋》等集。

南通孙沧叟（懋）、如皋冒疾斋（广生）两先生，江左大耄也，尝先后为余序《瓶粟斋诗话》，余皆师事之，盖犹办香南丰之意。沧师诗略载前《诗话》。辛卯，疾师年七十九，余以诗奇之，云：“多感逢人说项斯，《蒹葭》不尽溯洄思。青毡更乱寒无那，白首从游幸未迟。谬学真同扞烛叟，名师何取贩针儿。明年端正商颜寿，先叠吟笺和采芝。”先生尝以交子为饷，且语人云：“瘦

东贫，我辈不能坐视。”其视人之急，不啻如己。余感而谢以诗：“漫言杖履侍东坡，先倒荷囊起卧藁。知敝衣冠非我病，欲饶言说恐师诃。万千广厦心犹热，八百孤寒泪太多。如此遭逢贫亦得，一饥应不悔蹉跎。”先生诗词贍逸，著作夥颐，为海内厨顾领袖数十年。耄年所作，刊落肤荣，愈臻高淡。尝见其《题瞿蜕园补书堂诗录》云：“寂寂与终古，翩翩孰抗行。骚魂追屈宋，宫体擅齐梁。石室书空补，沙堤宅已荒。无谁喻微旨，麟笔纪春王。”《寿陈季鸣六十》云：“少时谁分老侵寻，一尔平头便到今。诗信坐穷缘宿好，酒能善忘日孤斟。佳儿传世识奇字，娇女审音知爨琴。寄语君山旧猿鹤，无田仍誓有归心。”

楼攻媿《雪巢诗》序：“诗之众体，惟大篇为难。”余五十后便怕做古风诗，於七言古尤甚。以为古人月锻季链，又所谓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，皆指小诗而言；若古诗，须大气盘旋，魄力雄，精神王，又须意兴时地均佳，方能构成杰作。放翁诗至万首，然暮年亦但能为近体。近日以耄年而古风诗不见衰惫者，厥惟冒师疾斋。尝以《辛卯八月一日沪寓来罗浮胡蝶，越宿始去，赋长歌》见示，云：“罗浮别我十五年，梦中明月梅花田。长风万里破海浪，吹此栩栩来我前。心知路远意良苦，初到蜷伏无盘旋。须臾喘定展双翅，其左微损右则全。腹中粒粒冻粟起，眉棱隐隐春山联。晕黄浅绛间黑白，似双绶带垂其肩。琼琚玉佩分上下，东西两贴金花钿。葛洪衣坏色未化，麻姑蓑绉痕犹仙。广为五寸修三寸，传闻大者车轮然。太常老仙久不见，衰年见此真奇缘。急呼道子（湖帆）同彩鸾（青霞），侔色揣称摊云笺。同来二客陈（季鸣）与郑（逸梅），欢喜赞叹忘蹄筌。楚雄秦雌定谁辨，《尔雅》未释《新语》传。记同汪叟斗小唱，（丙子春，在汪憬吾丈微尚斋曾见一蝶，各赋诗。）今夕拚损纸帐眠。诗成蝶去不复见，想归八百三十二峰颠。”又《后罗浮胡蝶歌》：“罗浮风子来我前，见者赞叹仙乎仙。共言休徵祝我寿，口虽唯唯心不然。兹山於我有夙缘，辈行永字今无先。（岁壬申，伍叔葆为酥醪观住持，浼余入道，号曰永思。今长春真人门下，永字在海南为最尊之辈行矣。）颇疑山灵使蝶至，新宫要我铭文镌。抱孙昨戏明监边，贴贴一跌同堕鸢。横腰苦甚靖节折，袒背痛若方平鞭。傥然失足遂千古，宁非羽化登於天。酥醪况复盛道侣，陈（子砺）张（汉三）汪（憬吾）伍（叔葆）可拍肩。定持元碧（罗福夕名）劝我醉，更呼妙舞来翩翩。锦围绣簇万花谷，乐不思蜀吾其禅。那知脱屣非易事，濒死不死神哀怜。故人诗画堆病榻，元婴无逸无加焉。蝶归若见葛稚川，我有一语烦蝶传。好官勾漏我不乞，愿就纸帐梅花眠。南屏太史过八十，道我问讯身安便。（永字辈道侣，粤中存者计惟南屏一人。）”两作顾盼自雄，一鼓再鼓，不少衰竭，尤人所难。画师吴湖帆既为之图，复调屯田《玉胡蝶》词题之。

先生继声云：“绰约罗浮仙子，袜罗尘婉，裙带风褰。百岁翁翁，未见此豸娟娟。赌新词、题残蜀茧，点妙笔、化作湘烟。惹肠牵。山楼梦觉，已十多年。

（觉楼在浮山酥醪观，余前后两游，皆宿此。）相延。一杯浊酒，翁山《新语》，没个人笺。除却蒙庄，更无词赋六朝前。舞春驹、花间凌乱，倒么凤、叶底鲜妍。莫流连。东风正便，归去南天。”又索余题，因亦和之，云：“桑海几摩倦眼，小楼梦觉，一枕蘧蘧。应念词人，岑寂来伴幽居。乍消魂、衣兜廉幕，悄掠影、粉洗琴书。太飘如。罗浮缥缈，又觅归途。春驹。恋花何处，名园水绘，莽了寒芜。除却丹铅，若为仙迹与钩摹。损《滕王》、政须墨井，拟悼派、恰有清於。（武追吴青霞女士亦为之昼）寿髯苏。商量猫蝶，更写新图。”

丁丑之春，松江诗友饮余於太白酒家。一西装者闯然入座，牛可三十余，群为余介，曰：“此大漠诗人顾佛影也。”余闻佛影名久矣。时坐中皆谑浪哗笑，佛影独嘿然、退然。其诗曰《大漠诗人集》，郑海藏、朱温尹极称赏之。朱游叟题其集云：“到我眼中惊绝色，出入意表写灵襟。似将玉露干锺饮，不着红尘半点侵。”可云倾倒备至。又和其《题画梅》云：“梅花无俗韵，入画弥高静。不肯嫁逋仙，亭亭似佛影。”妙语双关，可见佛影风趣。又奇诗云：“酒忆郫筒不用沽，美人家酿醉醅翻。定应下酒兼修脯，带得金华火腿无？”戏谓海门女弟子某饷以清酿也，诗亦趣绝。佛影，南汇人，居黑桥，时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。其集余未见之，当向知友索假。

近数十年，江浙间负师儒之望者，以余所知得二人：一阳湖钱振铨（名山），一镇海金士衍（允升）。钱先生光绪癸卯进士，官刑部主事；金先生以己卯举人官景实训导，皆於鼎革前弃官归里，杜门著书。生徒执经自远至者，各千百人，古之槐市、檀桥无此盛也。丙寅春，余访钱先生於常州之白家桥里第，先生提钱囊造酒炉与余饮，炉头饮者莫不避席。甲申，年七十卒。乡人思慕之，因改称白家桥为名山镇。所著《名山诗文十一集》，高可隐人。其诗略散见余《诗话》中。金先生为学不立汉宋门户，来学者各因其才智意志施之，一时无与抗行。国变事起，镇海人以县事推先生，先生匿走夫子庙庭，封识其祭器、乐器而归。乃改号磷叟，自为生圻，义宁陈三立为之志铭。辛未，年八十卒。著《澹静庐诗集》四卷，乱佚，仅得其《嵯县晓发》，云：“落落晨星澹澹风，披衣人坐笋舆中。万岚翠征衫扑，千缕炊烟晓树笼。境僻有花尤雅艳，林深无雨亦溟蒙。行行行到最高处，一片朝霞映日红。”《过处州》云：“括州山色郁苍苍，天造雄图镇一方。出峡水声逢石吼，横空山气扑衣凉。疏林绕郭秋容老，古堞依岩夕照黄。断碣残碑留意读，尚余秦汉好文章。”二诗苍深雅健

，盖吉光之片羽、文豹之一斑矣。

磷叟嗣君雪塍（贤棠），一署仿髡，晚号雪叟，亦工诗，有《玄芽室稿》。诗宗北宋，妙悟如东坡，高朗似简斋，而无圣俞、后山之蹇吃。余於近人诗，往往厌苦其甜熟庸腐，罕能卒卷。读雪叟诗，无！竹风兰雪，洒然而来也。有《山居杂诗》六十首，为录其尤隽者。“月暗夜弥静，山亦蒙头卧。浓雾若披絮，风来软难破。浮光动微白，错讶浪花簸。一望尽迷蒙，老榭兀如坐。山窗孤灯明，独照人一个。此时万籁寂，微闻霜叶堕。斗室足回旋，未觉乾坤大。夜气养吾心，善存幸毋挫。”“明月不待邀，团团出东岭。慰我寂寞怀，照此婆娑影。屋矮人自高，泉喧夜逾静。凉风微袭襟，秋意我先领。忽闻长笛声，嘹晓亦清迥。不知吹者谁，赏之以苦茗。旷然如出尘，愁散俄顷。此景不可图，吟来味弥永。”“静心领清妙，微风送树香。山地藏热，秋深叶不黄。斜阳穿林隙，照地人影长。举目偶高瞩，一鸟空中翔。炊烟八九起，家家为食忙。牧笛有和声，牯背信乐乡。立久口微乾，敲火理茶铛。解渴亦酿诗，抱膝倚吟。”“西风起嫩寒，吹我门前树。疏枝脱黄叶，飘若胡蝶舞。幽人倚树根，夷犹正觅句。坠叶飞半空，诗心与之遇。随风共回旋，灵机如有悟。一瞥即过去，妙景苦难驻。忽闻邻钟声，为我开诗路。徐步宕微吟，野云逐芒屨。”“雨余初放晴，远山笼薄雾。明妆被轻毅，眉黛更媚妩。小鸟当娇喉，蛮逗音吐。对我似有情，惜不解其语。料是索我诗，窗前久凝伫。诗思满秋空，笔底无一句。如抚无弦琴，玄妙静中悟。山亦会此意，悠然若笑许。”“弱岁抱秋心，奉手多耆老。皤皤黄发问，麝此一年少。呼我为小友，对之若师保。磨之以道义，泽之以文藻。忽忽逾三纪，流光瞥飞鸟。先逝已拱木，后雕亦宿草。徒留不肖身，寤寐思窈窕。未忘平生言，讵敢丧吾宝。”“十年读某谱，食古苦难化。袖手看人弈，一著未敢下。谁知投逾劣，百输不肯罢。坐令对局者，无敌妄称霸。旁观虽高识，冷眼觑成败。何必多是非，良筹岂轻借。小道且如此，行藏谨用舍。倘知落子难，推枰寓长谢。”“秋宵长耿耿，一灯静相照。枕角集万愁，惟有诗可扫。拈韵自吟哦，清思发窈窕。琐碎都入篇，聊以抒羈抱。大事何敢言，不贤识其小。吟专百虑蠲，外物安能扰。有此片刻娱，得适似非少。蘧蘧徐入梦，觉来天已晓。”“山居！城市，一走使数里。出亦何所诣，他乡少知己。来此忽经年，寒暑未离此。佐餐南畦蔬，煎茶西涧水。风来草树香，云起峦美。杜门谢俗尘，焚香绎玄理。守默亦守雌，更不烦口齿。俯仰自悠然，何必桃源裹。”诸诗皆避寇留渝，抒怀遣兴之作，其胸襟澹荡可想。余间论其诗，以为有时说得太尽，蹈议论伤格之病。雪叟颇瞠余言。佳句如“客地养生惟健饭，危时守道胜坚城”、“吟诗妄觑千秋席，择友真如万选钱”、“孤筇自倚堂堂地，高

咏能游浩浩天”、“难消白日惟寻句，恐误苍生不著书”。

常熟杨无恙，有《黄山杂诗》二十九首。其诗峭刻瑰伟，於谢客永嘉、杜陵秦州诗外又别辟一畦径，盖近於东野者。兹录十余首，石：“歛黄三百里，停轮汤溪市。峰是云门峰，水是丰乐水。生计捉白云，开门饭云子。买云赠远人，开盒云未死。”“黄山以画拟，刻画类北宗。天都独浑古，钩勒避浮松。壁穿漏高泉，石裂囚矮松。峰界各不犯，峰路各不通。若问桂林山，；曲而同工。（同游孙良翰久游粤西，谓黄山不减阳朔。）”“黄山开画宗，皖派守刻苦。硬钩笔不衬，或间大劈斧。尺木与瞿山，削中规矩。浙江与石涛，法亦於焉取。我来参画禅，亦颇坚门户。（予向爱新安派山水。）造化真本师，何必倪黄谱。”“黟山卅六峰，大块结精英。胚胎鸿蒙前，轩皇加令名。无峰不骨立，无树不侧生。石不合事理，树不近人情。历数寰宇中，黄华差足评。（明朱白民有《黄华合评》。）”“凿山开道路，一线鳌口通。（一线天、鳌鱼险仅通人。）设要当万夫，丸泥可以封。鳌背坐四顾，剑错森尖峰。山气服心兵，杳冥道所宗。蓄意养谷神，先拜丹坛松。”“泰山严道貌，相形落凡庸。北黟创奇格，与世罕雷同。此山擅三绝，厥维松云峰。峰色太古火，石缝千年松。云来不得行，出首青芙蓉。”“峰头快秋晴，下方若阴晦。云分两世界，上下颇隔碍。银涛无边际，日华耀云背。潏潜一万里，舒卷发光彩。云收海枯涸，云合山填海。但得葬云壑，扬州定后悔。”“我登始信，始信黄山奇。仙桥不容发，迳度毋复疑。峰头拂石坐，千仍振我衣。搏扶发遐想，曳裾非所宜。”“惴惴阎王壁，行李艰一价。挟翼百步梯，一丝蜘蛛挂。侧足蚕丛入，抬头井陘隘。奇文向天吐，笔讨生花债。（始信峰下有梦笔生花峰。）习劳蜡阮屐，病逸争切械。肺翼勤翕张，庶几已痲瘵。”“夜宿白龙潭，天愁崩巨雷。行声万军马，出山争奔胚。积潭润鳞甲，建瓴难倒回。潭乾龙甲痒，一怒千山陨。”“黄山多名松，落落亦可数。天矫尊扰龙，魁伟推黑虎。百年尚幼稚，千载未觉古。天质幸自保，徂徕不同谱。”“峭壁落松子，千子成一松。云盖荫亢阳，不然死霜冬。三日或不雨，上帝斩黑龙。（壁多枯松）踏天奉龙子，未甘离故峰。毋藉山下泥，凡木同培壅。（黄山松移根，百无一活。）”“山外方夹衣，草露未零溥。山中变节序，步步入高寒。野鸟听水风，节音称乐官。迎送慰苦吟，丛灌翳羽翰。行乐劝来客，毋为雕肺肝。”

衡山李佩秋诗，已见前（诗话）。其姬人邬梦兰，奉化人，能诗。庚寅，以避寇歿於海上，葬沪西吴家行湖南公墓，其地旧隶青浦。佩秋为绘《虹桥断梦图》，亦他年方志中一段史话也。题咏者颇多，而其乡人廖药庵（绍基

)一律最为凄艳：“江南有客感飘蓬，惆怅清宵总帐空。锦瑟惊弦凄夜月，玉箫旧约付秋风。搔来白发愁应绝，写尽乌丝恨未穷。太息虹桥一杯土，芳兰从此闷幽宫。”药庵，逊清上海参戎廖楚材之孙，毕业约翰大学，工医。

自散原老人提倡江西诗派，海内宗之，而临川李梅庵（瑞清）独尚唐音。国亡后，梅庵遁迹黄冠，以卖文粥书自给，自号清道人。文章气节，当世高之。曾见衡山聂约庵徵君其昌《送李道人归豫章》云：“黄冠一去石城空，北望觚棱恨未穷。公谕自昭青史上，壮怀消尽素书中。龙蛇奇字辉江表，桃李新阴遍海东。且喜故园松菊在，归帆好趁马当风。”五十六字足概道人身世，诗亦雅近杜陵，不作儒响。约庵字隼威，浙抚聂仲芳（缉规）子，诸生，早负诗名。其《赠南通孙沧叟》云：“朵殿曾同策万言，海东携手更重论。艰贞有待明夷访，雅颂犹闻正始存。鹤寿千年松柏健，龙文百斛鼎彝尊。天留人瑞灵光在，好把遗山野史温。”沧叟和云：“有千万语转无言，春梦痕消可更论。浊世何尝干劫脱，晨星细数几人存。只求短景身心泰，漫说空山道义尊。我辈能逢是缘法，何时相对一炉温。”盖约庵与沧叟光绪癸卯同举经济特科也。二诗如帝车斗杓，芒寒色正。身世之感，可於言外得之。

明靖万间，吴中袁氏有“六俊”之誉，与“三张”、“四皇甫”同以文学见称。汪尧有《六俊公传》。袁君安圃（樊），其后人也。才华英迈，年逾冠，以“芳草江南北，浮云客去来”十字见赏南通张啬庵先生，授以诗法，居弟子之列，因名其稿曰《芳草集》。顷辱邮以见示其诗，所诣绝高，大抵侧想冥搜，龃龉东野而参以姚贾，如云：“洁身贱尺璧，唾面宽寸襟”、“辞仄语弃穷，愁充心源蔽”、“吟肩鹭耸，冰眼鹤睨”、“无花蠲结习，有酒贯清痴”、“雨脚穿瓦挟奔霆，漏痕盘蚓走坏壁”、“黑压佛头失青嶂，白翻莲背撕红衣”、“搔头脱疏秋叶，侧耳崩涛压水云”、“霜气谁禁花绕砌，天河渐下月当楼”。然亦有温润缜密，可置《叩弹集》者。《舟行晓入扬子江》：“晨熹谿荡开，吟思系高桅。芳草江南北，浮云客去来。天张帆的的，沙拥浪皑皑。铁笛惊龙起，轰然水底雷。”《送王丈一亭夜渡宿芦泾港》：“沧波天外暮云飞，木叶飘飘欲上衣。秋思百骸生旷廓，画禅一指阐精微。雁灯伴影黄花瘦，驿馆加餐白菜肥。问夜何其潮打枕，江南有客待船归。”古风亦饶格韵。《薄暮江上行》：“莺飞直与吴天长，莺啼欲回游子肠。寻春江上往复返，驱车馭气不用缰。麦田雨多得晴喜，柳岸风疾飘絮狂。半天烧霞鱼尾赤，一团落日鸡子黄。日落未尽月已上，崦嵫光气连扶桑。纪月以望岁所本，历无新旧天有常。沧江一道二千里，上送日月随奔忙。朱颜绿鬓自爱惜，紫燕黄鹏犹护将。俯仰万物尽年少，眼中江北江南乡

。“纪月”十四字足以息历家阴阳历哄辩之口。《吴船》云：“吴船劈浪飙轮鼓，鱼龙潜没江豚舞。舵师言已过狼山，回眸鲸海吞还吐。落霞倒景浪驾天，十万飞光炫铜弩。畸愁有如江水东，我自西行指荆楚。”一起殊得势。《题吴湖帆万临大涤子烂石堆云图卷》：“乱壑堆云石气蛮，行空天马匹荆关。淋漓大笔愁真宰，蓦见清湘躡邈山。”又有《舟行芦泾港即登狼山》一联云：“榴红袂帽连花叶，天碧簪帆数往还。”“袂帽”、“簪帆”甚新奇，实即言“拂冠”、“挂帆”而已耳，而下字颇呕心。又“归牧馭秋色”五字亦警。尝云：“未容沆瀣为同气，可识薰犹只一香。”其不屑蹈袭如此。袁氏之先，有志山先生者，乃“六俊”之一，有手书诗稿一册，清初王西庄、钱竹汀皆有题跋，君为印行。君又为冯超然画弟子，得其神似。尝与邑人盛祖江妻孙琼华同门，孙氏《遗画集》中有《芸窗怀旧录》，即安圃所作也。

律诗隶事、结调以坚切响亮为主。昆山杨岱登（字高）云：“蜀臣犹梦扶刘禅，汉使无才折赵佗。”谓北方清之遣老谋拥宣统，南方陈济棠等据粤，谈判决裂，而将用兵也；又云：“马私第多金窟，党尉家姬尽玉尊。”讥国民党诸要人也，皆典雅。岱登一字少芝，诸生，谦和温厚，与邑中叶氏有姻连，寓居甚久。视甚短，非人扶掖，几不能举步。

南通袁则先（承曾），年逾古稀矣。顷承以诗邮示，余最爱其（壬午挽泰县韩师紫石《国钩》）云：“一别五年久，相悲各梦中。曾言诗境苦，（去岁赐书云云）深得我心同。短鬓新霜白，长天火红。凄然隔江望，无复坐春风。”紫石晚号止叟，既谢事，专修香光之业。倭乱时伪府屡迫出山，不就。“短鬓”十字写暮年遭难，情况精警动人，而师友之谊溢於楮墨间，尤为真挚。

叔季之世，文士往往结社，以文章气节相砥砺，如宋元间之汐社、月泉社；明季江南北有羽朋社、匡社、南社，浙有闻社、读书社，江西有则社，而吴中几、复两社为最著；民国壬癸之际，海上有超社、希社、淞社，厥后，常州之苔岑、海虞之虞社继之，而沪之鸣社为最盛，历年亦最久。鸣社最初名求声，始於丙辰，主社事者郁餐霞、茧迂父子及严君载如也。每假酒楼举行社集，四方胜士如云。余己巳客沪，遇饮宴辄携凤儿俱往。乙亥九月，社中假龙门精舍故址举行话旧集，蒙折简相招，余奇诗云：“廿年文社此街杯，稠叠邮筒往复回。画卷且留尘外赏，黄花犹向余开。苍茫海国题襟集，萧瑟江关作赋才。自笑贫来诗债满，阮囊如意命车来。”此诗集中未存，补志於此。倭难作，社事寝歇。

载如喜表彰节烈孝义之事，残编落简，为之刊印；断碑古冢，往往徘徊不忍去，在近世可谓强立不返之君子。今夏以旧稿一束见示，《谢封耐公赠家刻诸书》云：“早列清班喜有阶，如何遗集久沈埋。书名岂被诗名掩，晚出争传《一砚斋》。（沈文恪公《一砚斋集》。）”“虎须一捋蹈身危，报国心期早入诗。不复华亭闻鹤唳，感深庚子日斜时。（袁忠节公诗集三种。）”“穷老昆山托采薇，遗经独抱掩岩扉。礼堂写定觥觥在，世自沈沦道自肥。（张闻速徵君《茹茶轩文集》。）”“绝学谁能张一军，云间晚有两徵君。遗书可待何时刻，愿得传钞也策勋。（张徵君《丧礼郑氏学》卷帙浩繁，十年前集费付刊，款罄中止。钱复初徵君《待烹生文集》亦未雕板，余与郁君元英各钞一本。）”数诗足供他年徵文考献之资。佳句如“昼永易教生午倦，雨遥犹是衍春余”、“尊前谐谑余深意，外沈吟有故人”、“发愤故知能结痠，有生总觉似悬疣”、“入肆古欢撩眼乱，登楼秋感上心来。”稿中有祖《孙同命行》，为瞿景福入火救祖母同殉而作；《援溺行》，为江亚轮沈没，帆船主张翰庭奋救四百余人而作，司歌可泣，以篇长，不备录。

文人聚谈，於日常习用之字，往往音义多讹。如“调度”见《后汉鲁恭传》：“大司农调度不足。”注：“度，徒各切，官名。”“度支”从此。“落魄”即落拓也，《广韵》：“魄音托。”惟《史记酈生传》：“家贫落魄。”应劭注：“音薄。”“褒然上坐”本《汉书董仲舒传》：“褒然举首。”师古曰：“盛服貌也。弋授反，音诱。”与“哀敛”之“哀”音蒲侯切、“褒贬”之“褒”音甫彪切皆！。“长夏”出《黄帝素问》，谓六月也。王太仆注：“上声，音掌。”河间纪氏云：“杜诗‘长夏江村事事幽’亦读上声，然‘长物’、‘冗长’等仍读如尚。”“妯娌”，《广韵》：“柱六切，音逐。”“抵掌”音纸，手侧击也，“抵几”从此。“粥粥”。见《礼记》：“粥粥若无能也。”《注》：“音育。”“群雌粥粥”从此。“大言炎炎”出《庄子》，应读谈。“瓠落”出《庄子》：“瓠落无所容。”《注》：“音，亦音获。”“滑稽”，楚词：“突梯滑稽。”崔浩云：“滑音骨，注酒器也。”姚察云：“滑稽犹俳谐也。滑读如字，稽音计，言谐语滑利如计疾者也。”“稽首”之“稽”音启。“夏楚”出《礼记》：“夏、楚二物，收其威也。”《注》：“音贾，地名。”“负夏”“阳夏”从此。“纂”，《汉书艺文志》：“书之所起远矣，至孔子暮焉。”孟康云：“音撰”。姚鼐辑《类纂》，自作此字，非“纂”也。“逗留”，《说文》：“止也，音住。”

女诗人周链霞诗，余《诗话三编》已署载之。其诗秀媚在骨，无尘秽滓其

笔端，锦心绣口，本之天授。链霞字紫宜，江西吉安人，有《螺川诗屋稿》。
《冬夜遇馄饨担》云：“风寒酒渴人如梦，街静灯疏夜未央。何处柝声敲永巷，一肩烟火踏清霜。”《自题画柳》云：“残烟漠漠雨蒙蒙，消尽春光转眼中。我与垂杨同瘦损，漫将迟暮怨东风。”《轻寒》云：“为有轻寒入梦迟，生憎又见月圆时。一灯细煮愁如酒，化作红笺小字诗。”律句亦可喜，《秋宵》云：“宵来凉意透纱拢，谁向尊前笑语同。珠箔无情闲好月，银监有梦怯秋风。烧残香篆烟犹紫，灰尽相思豆不红。怪底难消离别恨，断肠时节太匆匆。”“检点啼痕在绣巾，离愁谙尽又添新。簪花楷细灯前字，侧帽词新梦裹人。瑟瑟西风增半臂，迢迢秋水忆双鳞。只今一片团圆月，却向红楼照独颦。”他句如“已惯生涯如水淡，未妨姓字少人知”、“黄花骨傲秋无价，明月光寒梦有诗”、“离怀欲写书难奇，密语将缄字又删”，皆婉挚动人，足徵扫眉才调。

廖药庵《古意》云：“妾住吴江曲，郎去楚云端。含愁吃梅子，心口一般酸。”秦伯未《月子弯弯曲》云：“月子有圆缺，妾心无断绝。圆时长相思，缺时长相忆。”凄音怨调，如读《子夜歌》。伯未有民谣云：“舌赤犹如火，足以焚汝身。身焚无完肤，甚於刀杀人。”又云：“金性柔似水，水流乃为潮。东家如潮落，西家如潮高。”警世语，不可多得，然其奥峭颇似寒山。

朱避庸先生诗，余前《诗话》录犹未尽，兹复钞存一二。《题陆放翁集》：“杰句雄辞属放翁，吟来字字惬心胸。寻诗野外常忘远，卖药街头不讳穷。老骥那堪千里伏，古梅聊藉一尊同。壮图京洛思恢复，谁念微忱献曝忠。”癸酉辽浑失守，末联有感而发。《月下作》云：“难得中秋遇好晴，云开万里气澄清。纵无弦管催繁奏，合有诗歌纪胜情。共此域中天远大，果然分外月光明。今宵准拟迟眠睡，听取霓《裳曲》再赓。”此为丙子以积闰计重宴鹿鸣作也，科举废，此典已成虚器，然其意兴故未减。余与先生订文字交始於丙辰之和余《红梅》诗，诗存篋中，亟为录出：“寒窗坐剔蝉鱼檠，飞来简札和诗草。开缄手盥蔷薇香，苦恨神交晚不早。展书三复还诵诗，束皇为我开清昊。老眼蒙胧隔花雾，胜刮金篦霎时好。”“青溪坛坵苔岑多，《秋柳》明湖诂足道。曰余索居絮蛩蚓，蹉跎未向名山讨。沧桑经历刹那间，幸可闭门成却扫。九在望柳波涧，欲往从之写倾倒。”又有赠诗云：“瘦东沈子清妙姿，宅傍青溪工作诗。峰屏仰镜日在眼，杜圣李仙相与期。贻我散乱诗一束，编年庚子经六期。放翁万首易易耳，看取牛腰束笋时。”颇似山谷。其日记记及余者甚多，曾见其一段云：“此君清狂好色，诗却远胜其乡人某。”余少於先生三十岁，不谓事隔二十年即余选其诗，先生安能前知，此殆佛氏之所谓缘。

南汇张啸山先生文虎，周浦人，博闻强识，精《说文》、天算、音律，旁该泛览，著有《舒艺室正续编》及《舒艺室诗存》。尝游曾文正公幕，文正称为“有儒者气象”。乱定，自金陵告归，寓居松江钱氏复园。有一子，早卒，遗一女，嫁其县人王赓九，王不善治生，先生遗书为其斥卖净尽。余家从曾叔祖锐卿公与先生交好，唱和颇多，藏有《舒艺室全集》，雕刻绝精，余尝假观。倭难时失之。先生有《示姚吉仙女史》一律云：“诗裹寻诗岂有诗，工诗要以古为师。花非蜂酿难成蜜，叶到蚕眠始作丝。食字不仙须待化，借书能读岂云痴。即今奉母犹多暇，自理何愁向学迟。”女史不知何县人，然玩诗意，必系名门女弟子。尔时闺秀，略能为五、七言已为难得，乃先生谆谆以读书规之，与子弟无_二。随园、湖楼请业者虽多，未闻为此言也。又有句云：“功名莫恨儒冠误，只恐功名更误人”、“压担新书夸暴富，百城归去比封侯”，皆为时人传诵，而集中无之。时南汇丁时水工词章，颇负才名，先生斥为无本之学。

蛻园自辛亥起，岁首必有《元旦》七律一首，大都家庭聚散之情。甲寅云：“承欢彩服添花胜，献岁香暖酒卮。”乙卯云：“撰杖园林承暇景，开樽花尊遂天伦。”丙辰云：“庭陔日永青芝长，壶耸春深白发醺。”壬戌云：“奉母将雏今日醉，醉裁诗寄远一年心。”癸亥云：“玉梅送暖香添座，彩服归娱远念亲。”甲子云：“爆竹声长深破睡，浮萍客久远思亲。”己丑云：“尘土功名从宦拙，儿童嬉戏得亲欢。”丙寅云：“循陔自有天伦乐，贿履还思天上时。”己巳云：“屠苏一盏无余事，爱日闲居好奉亲。”疾斋先生所云“麟笔纪春王”，殆指是。忆有人赠樊山云：“春华终不谢，一洗穷愁声。”我於蛻园诗亦云。

蛻园少时才名藉藉，尝师事湘绮老人。老人赠以诗，云：“雏凤真宜世掌纶，傅家文笔信清新。香奁百福双花胜，寿酒三元嫩麴尘。求友愿交真国士，通经须作济时人。莫言一日能千里，解惜分阴最爱春。”其跋云：“兑之年未及冠，文章浩博雅正，方为作家，因举求友、通经二义，以赞过庭之训。”时为晚清辛亥之春，蛻园初婚，故有“香奁花胜”之句。此诗今悬寓斋。辛卯初冬，蛻园招巨山、果园、文无等小饮，有诗云：“昔年湘绮翁，曾荷誉黄童。即今对题句，只觉负春风。”即指是。果园云：“湘绮题诗小友呼，册年手迹未模糊。於今易米知多少，一字犹能抵一珠。有客时停下泽车，入门但见满书。两三人似野航坐，斋额应题恰受居。”盖戏谓其寓斋颇小云。

上海秦伯未，以医著称，嗜酒懒散，尝却全国中医考试襄试委员之聘，然

其诗亦甚工。余虽未通缟纻，而各有倾襟之雅。去岁，以朱君诚斋之介，辱先以诗见赠，云：“天生人未薄，授才乃为苛。怀之无所用，矧更患其多。青溪有介士，曾向名山过。倦游隐乡曲，日对横云歌。非遂忘奋发，岂甘长撼轲。笔砚得佳友，江湖愁风波。瓶粟足供养，庭柯间抚摩。时世一以变，如秋叶辞柯。情孤渐寡累，视短当受诃。病躯戒酣饮，衰颜不复酡。苦吟留诗史，坐令双鬓皤。”旋奇其诗稿，使商榷。余小有献替，多虚心翕受。伯未诗抗心希古，不为时风世尚所移。五言律体力追王孟，高者几於入室，为举如干首如下。《秋感和黄太玄先生》云：“抱愁似烟树，况值暮秋天。落叶黄不扫，夕阳红欲然。孤怀着何处，幽兴托无弦。寂寂同游意，孤洲共此年。”《北海分凉阁远眺》云：“分凉合上立，所爱在西山。澹极浑无迹，苍然忽满颜。天随云势转，帆带夕阳还。峭听风铃语，僧孤白塔间。”《南口》云：“驱车向南口，深入万山行。白日澹相照，苍烟时复生。水流争野涧，林断露危城。未上最高处，先怀今古情。”《宛平城楼望芦沟河》云：“树锁孤城暗，潮声北战场。高冈吹晓角，残月在河梁。野草三春绿，流沙一线黄。不因来惜别，杜宇断人肠。”《浙东道中》云：“秋草西兴路，欣然此日情。地留阮公社，山入越王城。远渚浮烟白，疏林向日明。清游来得得，懒与计行程。”《月湖谒贺监祠》云：“弃官兼舍宅，老监尚存祠。寂寂一湖月，悠悠千载思。狂名甘自受，幽愤少人知。休唱乌栖曲，汀洲柳似丝。”古诗得柳之趣，《春雨》云：“仲春苦溪霖，举体无一美。终日贪醉眠，家人呼不起。起视中庭树，芳草茁如指。延望南陌头，苍然足生理。贵者营於朝，贱者营於市。我心窘与俱，膏沐良可喜。”《秋仲重过湖上》云：“听钟南屏下，掬水南湖滨。幽境有独得，四顾谁相亲。山头旧时月，空照今时人。逝者无消息，存者多悲辛。平生敦交谊，眷念俱成尘。迂怀暂披豁，邈余七尺身。一朝委黄土，秋至徒思春。”《五十生辰追暑云林》云：“听水可终日，遂憩壑雷阴。白日光且烂，夏木郁以森。晨风收宿雨，湿翠黏冠襟。曦影不到地，松籁自成音。濯足漱尘齿，一瓢还复斟。既得清静趣，蠲诸热恼侵。形迹脱暑尽，细务亦消沈。敛华杜德机，只余方寸心。百年弹指顷，乐此山缘深。”其他七言古、七言绝则只步趋宋贤而已。《秋雪庵观芦花并谒两浙词人祠》云：“晴风卷雪飞不起，十里芦花一湾水。片云飘落北山阴，秋光尽贮孤庵裏。庵荒僧去寂钟鱼，箫簌簌堆庭除。小楼高奇得幽意，微吟犹接古欢余。举杯相酌娱清景，俯仰百年弹指顷。问谁低按玉田词，白鹭下滩悄无影。”《饮严氏不读书斋》云：“竹裹炊烟午饭香，新春红稻隔年粮。清腴味在河豚上，韭叶初齐燕笋长。”宿里湖复居堂云：“门对西泠第二桥，渡头舟子惯相邀。打钟洗钵寻常事，独向松间挂酒瓢。”其余律句云：“栋风吹断续，梅雨弄阴晴”、“晓烟轻似縠，树影静於山”、“寒葩黄染蜡，老干绿生铜”、“药纸间临画，花缸

自洗罌”、“庭深留雪迹，树老助风威”、“寺深岩作壁，佛古草为衣”、“古书作伴高连屋，短墨相磨静掩关”、“自写疏梅遮坏壁，天留残雪煮清茶”、“菡萏浸醪浮瓮白，樱桃经雨滴阶红”、“春色暗随流水远，风华消向落花多”、“四壁虫喧人入定，一窗灯淡月专光”、“春静掩门云自锁，烧余延步草还苏”、“盘中樱笋春风软，湖上尊鲈旅梦迷”、“上市小鲜肥割鰿，垂绳寒水绿浮瓜”、“湖上听经猿鹤熟，都中典酒肃霜轻”、“已无亲眷输财易，尚有人来乞药忙”，多有剑南、石湖风味。伯未诗间有一二俗言语，经余指出，伯未即曰：“我生平最恶此，不知如何亦犯笔端，该打手心十下。”快人快语，其从善如流，亦非恒流所及。

伯未兼工画，又能篆刻，尝云：“题画诗极不易作，题花卉尤难，既殊咏物，又！议事，在若即若离、有意无意间出之，饶有趣味，斯为上乘。冬心为此别辟蹊径，深得三昧。今之画人，不堪共一谥矣。”余谓昔郭频伽亦云：“题画之作，别是一格。工诗者未必知画，能画者未必工诗。云林、石田之外，盖亦寥寥。”皆於言外隐然自寓。然此文人通病，不害为古之狂也。录其《题枇杷》云：“累累黄金丸，一梢堆满盘。只怜花似雪，谁向冷中看。”《蜡梅》云：“蜡分颜色梅分韵，最爱花开磬口时。”山谷咏水仙云：“山矾是弟梅是兄。”终是类谜，此则落落大方，与题者有别。《玉簪花、黄菊》云：“搔首易生愁种种，秋来一例不胜簪。”《芭蕉、蔷薇》云：“芭蕉庭院宜听雨，我吾初晴坐绿天。读罢唐人诗一卷，日长风软众花眠。”又有论印诗数绝，如云：“论印平生不敢私，缶庐野气未能辞。”又云：“恐见分庭相抗礼，皖江完白武陵丁。”又云：“二陈稳健钱苍莽，后起还当属次闲。”可以知其向往。

伯未又介其友南汇杨永璇《静斋诗稿》来，属为点定。《寄谦斋》云：“乍别秦淮海，江头无限情。哦诗酬短李，对酒忆长庚。堂上同存母，天涯尚苦兵。故园风物好，篱落老梅横。”“堂上”十字，关怀家国，至性至情。又十四夜月云：“能邀千里共，无碍一分亏。”下句可悟处世之道。《春游》云：“诗思一腔消不得，村前又听卖声。欲待提壶沽美酒，春帘隐隐杏花村。”“萍波绿浸皂宅，杏雨红黏峡蝶衣。摇落风帘花万朵，一庭细雨逗香来。”皆清言如锯。

各地诗人时有投赠见怀之作，兹并录之，岁月先后不论也。泰县沈本渊（世德）《读瓶粟斋诗钞》云：“贻我新诗卷，临风倦眼开。隔江遥载拜，阅世老弥哀。家国犹多故，乾坤此俊才。如何托颓废，政仗起衰来。”笔笔转，句句承，章法极活。南通瞿镜人（竞成）云：“瘦东诗老今东野，愧我闻声廿载前。

小住海隅慳一面，长吟山字耸双肩。老怀淡泊真人外，逸话披寻尚酒边。若论躬行亦颜李，松梅遥对岁寒天。”镜人少攻博士业，行欲售矣，光绪乙巳学使先校士，江南试事未毕而停止科举之诏下，江北诸学遂向隅，镜人年老犹为学校教师云。上海秦伯未《闻瓶翁来沪讯，每把盏念及，预呈长句》云：“端居成懒失交游，乍见欢然转欲愁。旷士终怜无近想，残生何忍话清流。斟来美酒一青眼，吟到好诗俱白头。莫逐东风便归去，故人新筑小山幽。”“旷士”一联，语极沈郁，千锤乃得。末谓柴君志香新於蒲溪筑室，意谓可下榻也，其情之笃如此。江阴唐侣笙（鸣凤）云：“瞥见云间落雁翰，休文词笔似龙盘。君真媲美兰台令，我愧虚沾柏署官。松菊已孤三往望，蕨薇犹胜万钱餐。闲将今古诗评隋，玉尺裁量子细看。”侣笙尝任江西法官，故四句云云。通体工秀和雅。江阴谢冶庵云：“神交濒十载，风雨切调饥。只恨两交臂，难期一展眉。菲葑蒙下采，珠玉荷先施。愧乏琼瑶报，参差几度吹。”诸诗可谓极倾襟之雅，惟奖借语增余惭悚耳。

伯未云：“志香不但人好，诗亦好。”因钞示其《壬辰立春喜谦斋见过》，云：“乍见真如隔世人，一般心事两酸辛。人生最是销魂处，投老逢君正及春。”以为是多情人语，良然。谦斋，伯未号。

拙著《瓶粟斋诗话初》、《二》、《三编》，悉由诸朋好助资，用活板印行。承海内有道长者不诃为谰言梦护，纷沓投书，督促继续。南通孙沧叟师至集契文书联见赠，云：“现代文词，簇簇生春，四续五续；名山著作，孳孳忘老，千言万言。”其奖勉之意可感。兹复续成《诗话四编》上、下两卷。正拟将上卷先付书局排印，不谓事与愿违，不得已，改用钢板缮写，恐无以饜读者之望也。至是编之印，仍由诸同好捐款蒇事，尤深感谢，爰缀数行，以志勿谖。五编正在纂辑中。壬辰闰五月，瓶翁跋。

●四编·下卷

余作《诗话》，不尽话其人之诗也，或其性行，或其出处，苟他日足以微闻里见闻、资乡邦掌故，靡不略及之。又余即非板本家，然其集苟为佳槧，虽在光宣间，亦必略记其卷数一二、作序者姓名及刊刻年月，以为丁此铅字石印风行之际，剞劂之工恐将绝迹，识之亦少，足助考证，此区区微憎也。或以此为问，亦即掬以告之。又曰：《随园诗话》，世多嫌其滥，然除其自装门面语

外，闲言语却绝少。石遗便不能矣。可见前人自有不可及处。至於评隙诗品，素不解爱古薄今、是丹非素。石遣尝自述其论诗，谓“孙师郑不厌其严，冒鹤亭时恶其刻”（《见石遗室诗话》卷十二。）余学识宾陋，严既不能，刻亦何敢？惟文字之交，视如骨肉，其或捃瑕规过，中心藏之，此则差可自信者。然世多尹士，宵能一一喻之乎？

唐牛僧孺文字常被刘梦得涂窜，后二人相见甚欢。清代张皋文《茗柯文集》眉端有悼子居评语，纠绳极严，读之不特悟文法，并见良友规箴之美，二编以后即无评语，想非大云定本矣。余弱冠即存稿，四十便刊行，寻颇悔之。癸酉冬，晤山阴任董叔董，欲乞其痛芟。董叔有坠言矣，不意其逾年即捐馆。今春，镇海金君雪滕索观拙集，因复以此事浼之。未几，雪滕来书云：“合观诸作，无体不备，噌咳者如大吕黄钟，静穆者如瑶琴清瑟，或明净如枫霜竹月，或韶艳如美女时花，而四始五际之能事毕矣。（四始五际之说出於《齐诗》，汉翼奉能通其学。瓶翁注。）猥承谬爱，属加评选，自维劣下，何敢造次下笔，自显其妄。且人之嗜好每有不同，譬之於色，燕瘦环肥，不无偏爱；譬之於味，南清北赋，未易尽谐。尤不敢以我之所见如此，而谓人人皆然也。往者强村老人晚年重定词稿，为《语业》两卷，将前刻词卷删汰过半，弟当时曾面叩老人，何斧削之甚？老人谓芟萝愈甚，精神愈出，非轻其所弃，即重其所存，自有深意。冀遇知音，未易喻之人人也。今於大集即作是想”云云。雪翁但溢美而无溢恶，然其述强村语已见弦外之音。余甚惭且感，苦无辞令复之，因忆瞿蜕园有句云：“本望评弹存直道，转於宽假见真知。”不啻如祖腹中所欲言矣。一书一诗，文章措词之婉妙如此。蜕园亦尝以稿委余去取者，故有此赠句云云也。

明末王州子士骥，取当代名公卿碑表传志，益以野史，编成一书。士骥没，为钱牧斋所有，乃更益新稗及见闻所记，傅会其中，尤善述名贤隐过，每得一事，必旁引曲证，如於吏断犹然。因漫题其卷曰：“《讳史》其意，以为彼名贤实然，欲便於盖己遇。”未几，所谓“《讳史》”者与绛云俱烬，此见宋徵与《林屋文稿》，云梅村与言之。徐巨源与陈伯玠书，亦言牧斋晚年文字专好人，至传语相警戒。余读其《答王于一秀才书》至云：“恒思之叢，凭藉嬗站；黎丘之鬼，雄长桓文。牛羊之眼，但向一隅；蟋蟀之声，不达九里。”此是底言乎？赵瓯北《题梅村集》云：“犹胜绛云楼下老，老羞变怒人多。”诛心之论，殊快人意。余谓古来诗人，天性笃挚无有过於少陵者。其於友朋，往往往复缱绻，但有榆扬而无诋诃。如於白则曰：“我意怜才。”於孟则曰：“高山仰止。”於

郑虔有“忘形尔汝”之语，於苏端有“才兼鲍照”之语。尝曰：“不薄今人爱古人。真有味乎言之也。”

虞山论《何将军山林》诗第十：“幽意忽不乐，归期无柰何。”以为“八句之内，势变多端；尺寸之间，移形换步”，此老不容易放笔如此。又曰：“古人诗，暮年必大进；诗不大进，必日落。虽欲不进，不可得也。欲大进必自变始，不变则不能进。”

俞君运之闻河东君墓被发，赋此寄叶遐庵，属其商略重修，云：“胜践难忘《访墓图》，（遐庵有《虞山访墓图》）乡亲推分到靡芜。浇花已阅人天劫，发冢何来大小儒。狼藉香桃伤委蜕，凄凉绸发暴枯颅。（棺木尽毁，髑髅外暴，历时甚久。有过者兄而悯之，畚土掩盖。）怜才应有陈颐道，蛾壤重封德不孤。（墓为嘉庆时陈云伯重修。）”运之於四部书俱有根抵，故言皆典贍，而用经尤不入陈腐，所谓“诗人之赋丽以则”也。

随园云：“诗之作意用笔，如美人之发肤巧笑，先天也；其徵文用典，如衣装首饰，后天也；至於腔调涂泽，则又似裹足穿耳，功更后矣。”福建林欧齐（寄图）言：“诗才从天分中带来，有是种方有是树。”建宁张亨甫（际亮）尝戏语其友云：“君等譬之学佛，半路修行，我乃自幼出家。”欧斋谓：“车甫可谓有是种有是树矣，惜才气有余，学殖不足。”余两释之，曰：“松栝尽矮，终与蒲柳不同。”

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”又曰：“仲秋御景，离蝉欲静，夔夔晓风，凄凄夜冷。”春秋景物，皆於十六字尽之，而各有其妙。六朝人文字正复不可及。

《左传》：“心则不竞，何惮於病。”（僖七年）此郑孔叔引当时谚，是“竞”“病”二韵已见於古。《南史》：“曹景宗奏凯还，帝见於光华殿宴饮联句，（校“光华殿”，《南史》作“华光殿”。）景宗求赋韵，韵已尽，惟余‘竞’‘病’二韵。景宗援笔即成，曰：‘去时儿女悲，归琅笳鼓竞。借问路旁人，何如霍去病。’”此正相值之巧。东坡诗：“将军竞病有诗名。”盖用南史事。

古来帝王大都起自微贱，粗识文字而已。然如高帝之《大风歌》，气象自是壮阔。项王虽失败，而“虞兮”一曲亦复声情激越，梅村所谓“古来名与色，英

雄不能忘”。若吴越王之“玉节还乡兮衣锦衣，父老远来相追随”，则殊有鸿乙之分。

论史贵有识，贵有理致。梅村咏虞姬云：“博得美人心肯死，项王此处是英雄。”余曰：“帐中夜饮，悲歌泣下，此正儿女情长、英雄气短时也。一女子之死，岂足以尽项王。不然，绿珠、碧玉皆甘於一殉者，彼石家、乔氏二夫果得为英雄否乎？”余最爱随园《铜雀台》云：“生对河山常感慨，死犹歌舞是英雄。”魏武千秋，此十四字足以论定。

长洲吴翊凤笺注《吴梅村诗集》，徵引书籍略不剪裁，颇嫌繁冗。亦有作者原用甲事，而注则误引乙事者；有习见不必注而反见，隐僻当注而反不见者，非善本也。惟《清凉山赞佛》五首，为诗中疑案，而独不注来历，省却多少葛藤，尚为有见。此诗世多谓为清代章皇帝悼念董妃而作，或谓满蒙无汉姓，因又谓董妃即秦淮名姬董小宛者。然董鄂为满湘一部落，“董”亦作“拣”。《皇朝文献通考》载：“孝献皇后拣鄂氏，内大臣鄂硕女，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封皇贵妃，十七年八月薨，追封皇后，谥曰‘孝献’。”则“董”疑即拣鄂氏。至小宛归如皋冒襄为姬，张明弼《董小宛传》云在壬午春，崇祯十五年也。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小宛事辟疆九年而没。”则在顺治七年。辟疆作《影梅庵忆语》哭之。小说家以小宛入京属之顺治十四年，徵之诸家记载，小宛固前卒矣。然读者终当多间阙疑可也。全集四十卷，诗集十八卷，嘉庆甲戌吴中严氏刻，光绪十年湖北官书局重刻，首列严氏原序，次为太仓顾湄、泽州陈廷敬《梅村先生行状》与《墓表》，雕槧极精。惜编制体裁甚俗，且注者姓名下不曰“某某笺”，而曰“某某撰”，亦未合也。

梅村乃馆阁中一名手耳，若必谓之诗人，则未也。梅村於唐宋金元诸名大家集未尝下苦功，《四库提要》谓其“歌行一体，尤所擅长”，亦止描画沈末、四杰之眉角，而“此时”、“此曰”、“谁家”、“何处”等套语，殊厌其烦。其所取材，《南》、《北史》稗官之说而已，甲、丙两部之书未尝用也。其诗在同时介乎秋笳、秋华之间，未足与云间诸子抗手。古诗累於铺，无多大论议。如《雁门太守行》为孙传庭作，夫潼关之败，文武吏民皆夺气，关以内遂无坚城，此关系明之存亡甚大，乃仅曰“沙沈白骨”、“雨洗金创”，与寻常哀挽何以异乎？因叹陈涛青坂之悲篇幅无多，而都人敌忾之心、官军轻进之罪，是非得失，千载昭然。作者手段高下，固不可同日语矣！即《陈圆圆》一曲，为世所脍炙，起二语便不贯串。凡诗句每换一意必立一主词，如“汉家尘烟在东北，汉将

辞家破残贼”，“汉家”、“汉将”主辞也。此云“鼎湖当日去人间，破敌收京下玉关”，明明上句指思宗，下句指吴三桂，两句两意，只说得一个思宗，则“破敌收京”者何人耶？此诗不过“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红妆照汗青”二语最警策。集中如“枝上杜鹃啼碧血，路傍少妇泣罗裙”、“青衫憔悴卿怜我，红粉飘零我忆卿”、《投马督》曰“伏波家世本南征”、《赠嵇叔子》曰“风流中散旧家声”、《赠耿青藜》曰“好时家声指顾收”、《送曹秋岳》曰“江东才子汉平阳”等，俗套颇多。昔人讥青邱诗太熟，余谓梅村熟而兼俗，读者尤须审辨，毋徒震其盛名，为所误也。

《呈座主李太虚，南昌兵变，避乱广陵》八首之六云：“世路长为客，家园况苦兵。酒偏今夜醒，笛岂去年声。一病余孤枕，千山送独行。马当风正紧，捩舵下湓城。”通体沈郁；《梅村》云：“枳篱茅舍掩苍苔，乞竹分花手自栽。不好诣人贪客过，惯迟作答爱书来。闲窗听雨摊诗卷，独树看云上啸台。桑落酒香卢橘美，钓船斜系草堂开。”通体浏亮，二首为梅村集中之隽。《送林衡者归闽》云：“五月关山树影圆，送君吹篷柳阴船。征途鶗鴂愁中雨，故国桄榔梦裹天。夹漈草荒书满屋，连江人去雁飞田。无诸台上休南望，梅色秋风又一年。”调高响逸，何减何李。《丁未三月廿四日从山后过湖，宿福源精舍》：“千林已暝色，一峰犹夕阳。拾级身渐高，樵径何微茫。回看断山口，树抄浮湖光。松子向前落，道人开石房。橘租养心性，取足鬓眉苍。清磬时一声，流水穿深篁。我生亦何幸，暂憩支公。客梦入翠微，人事良可忘。”五言古尤非梅村所长，此诗先从上说下，省却许多闲句，殊简要。“橘租”十字谓资此为颐养耳，句未稳，可节。集中如此种累句尚多。其他佳联如“老树连书幌，孤村共酒瓢”、“无家忘别苦，多难爱书稀”、“山深惟杖策，云尽却闻钟”、“远帆看似定，独树去何迟”、“酒尽河声合，灯残剑影斜”、“支颐苍鹿过，坦腹白云流”、“浊酒一杯今夜醉，好花明日故园春”、“画就烟云连泰岱，诗成书札满江湖”、“猿愁客倦晨投果，鹤喜人归夜听琴”、“北地诗名三辅少，西风客思五原多”。至俊伟之句，如“奇鹰出架雕弓动，稚觅登盘玉馐分”、“岱顶摩崖看日出，海边吹角对秋清”、“云生大漠龙方起，河出昆仑日正长”。又如“栈索秦岭干盘细，水落巴江万里流”，则本杜“山连越隩蟠三蜀，水散巴渝下五溪”；“城高赤坂鱼盐栈，日落黄河鸟鼠秋”，则本杜“水落鱼龙夜，山空鸟鼠秋”；“谁道尽提龙武将，翻教远过阖闾城”，则本杜“岂谓尽烦回纥马，翻然远救朔方兵”；“月明函谷鸡声远，木落萧关塞马肥”，则本青邱“函关月落听鸡度，华岳云开立马看”，均有摹拟痕迹。

梅村句“烟青入飞鸟”、“归心入春雨”、“春梦入翠微”、“秋多入众音”、“石门干镜入”、“鹭远入湖光”，皆本杜“决眦入归鸟”句。

我邑胡吟鸥先生鸣玉，潜心著述，雍正、乾隆间两举鸿博。沈归愚尚书尝赠以联，云：“汉南诗老犹存社，鲁国诸生半在门。”盖以东南宿学尊之。所著《订谒杂录》十卷，著录文渊合，《四库提要》谓其“偶然失检，时亦有之。要其但引古书，互相参证，不欲多生新意，自见所长，所以言皆有据”。张颉蟹孝廉《味莼移笔记》谓：“尔时诸大儒著述未出，故於字体、音训，不免小有疏舛。然大辖之作，始於椎轮，不足为病。盖其年辈於吾乡先哲中，尚在述庵侍郎之前也”云云。俞樾《春在堂集》中有《订胡》一篇，此《订讹》之订讹也。先生撰述颇多，以当时文字狱，恐牵染，尽为家人焚弃。

我邑诸亩香，自谓其诗风华不如补山、秀丽不如得砚、雄俊不如爱筠，惟於超脱处似有微长。得砚，蔡文治；爱筠，陈琮；补山，忘其名。余谓其诗不脱摹拟，正坐欠“超脱”二字，然其清新雅丽亦自胜人。如“山借桃花色，风调燕子声”、“新诗多在画，好梦不离山”、“一庭空似水，万响织成秋”、“孤馆梦迷灯影外，相思人在雨声中”、“笛含南浦三更雨，诗剪横塘一片秋”、“弓悬虎帐分旗影，镜抱龙楼拂剑花”（《咏关山月》）、“自家鬓上添多少，翻为庭花怨晓霜”，皆似《灵芬馆集》中语。晦香当时声华藉藉，尝客兰溪，随园约其弟子林远峰，至有“欲渡江一见”之语。其集正、续四卷，木刻，而近时坊本石印分八卷，且与木刻者多不同，不知何故。

余於《诗话三编》曾转载毕氏《芳菲菲室诗话》青浦许定生女史诗，而张颉镑孝廉《味莼移笔记》亦载其诗，且谓不知女士为何人。近松江杜君诗庭（鎬）钞示昭文蒋宝龄《墨林今话》数则，於女士家世言之綦详，不觉狂喜，亟为节录如下：“许淑慧字定生，乾隆庚辰进士青浦穆堂侍御宝善女孙，梅甫（荫基）次女。幼颖绝，数岁即通琴理，工写兰，人物、山水、花卉，无不臻妙。适兰溪郑潮为继室，三载而孀，无所出，依母侨居维扬。女史尝问余学诗，所作五律、七古，皆清超有笔。邗上诸闺秀善琴画诗者，咸愿与游，且重其节也。余尤赏其松菊大幀，因作《论画诗》绝句云：‘潦倒维扬久住家，许询有女慧堪夸。铅华洗尽闺中习，大叶粗枝画墨花。’”（《墨林今话》卷十二。）梅甫善水墨写意花卉，尤长松、竹、梅、兰，悬腕中锋，落纸清劲，得江阴夏澹缘传。为人落拓，不拘小节，喜朋交，胸无畦畛，酒酣耳热，生气流露。自昆山移居吴门，嗣侨寓维扬。配胡氏相端，号智珠，大兴人，乾隆乙未进士

、常德太守文铨女，能诗，善鼓琴，尤工钩染花卉，著有《抱月楼小律》及《散花天室稿》。上海归兰皋题其集云：“镂雪雕琼思若何，泠泠七字应云和。但专一体堪千古，绝执由来不在多。”谓其专工七绝也。梅甫兄日子与（希仲），字墨痴，诸生，吴门钱竹汀宫詹，家城，亦工诗、书、画、篆刻。俱见《墨林今话》。许氏一门风雅，而《青浦诗传》既缺，如《光绪志许宝善传》亦只寥寥数行，二子荫基、希仲亦不附见；女士母女及其著作，《列女传》、《艺文书目》均不著录，殊可怪也，因并附记於此。

古人遗迹，方志往往牵涉多误。九小昆山原系昆山，陆容菽《园杂记》：“昆山在松江府华亭县界，晋陆机兄弟生其下，皆有文学，时人比之昆山片玉，故名今昆山县。治北之昆山原名马鞍，亦称玉峰，盖拟之耳。”倪芸庄倬《泖湖擢歌》云：“一碧昆山玉样清，陆家兄弟并英英。梁朝自有昆山县，小却吴中二俊名。”辨今人於昆山加一“小”字以别之之妄。赵屯在皖口，见《入蜀记》，而《县志》以陆游诗附会之。邹葆荪《屯溪》诗云：“尽有高人隐此中，竹篱茅舍赋秋风。笑他方志多依附，拉个诗人陆放翁。”

闽诗人，我於海藏无间然，石遣则往往挟长卖名，时有率笔。近时老辈，墨巢自是名家，其弟释戡亦能竞爽，录其《辛卯九日集康乐酒家寄彦行，时彦行病，未至》云：“重阳寒露未为霜，（是日寒露）高阁风微翠筱长。簪菊相逢惟白发，生枫回念隔红妆。（己丑重九饮醉叶楼）欢怀老共秋云薄，楔事今输往日忙。携手江（翊云）陈（赵亭）同里闾，可无天壤病三郎。”《四叠韵酬兼与、彦行》云：“肝脾自圣江山助，歌哭无端日月忙。”《早起公园看菊，五用韵酬兼与、彦行》云：“园丁兵法枝头勒，老子诗情酒外忙。欲奇无因还缩手，蓬山肠断遇冬郎。”自注：“韩偓诗：‘自吟自醉无人会，肠断蓬山第一流。’”近时家园艺菊者，多喜用樱缚，绝无横卧倒侧之势。余见三山园日本人所种菊，竟圆扁如一大筛。“园丁兵法”，妙能形容，“忙”韵皆用心。《小雪寄晚华溇阳兼询少卿七用韵》云：“老我间歌悲笔秃，是谁吹管定场忙。梁尘动处禁相忆，飞逐今看廿五郎。”连用元微之诗渲染梨园，殊为雅切。

樊山、病山皆有咏百门泉诗，长篇钜制，互争雄奇，而晨汀江翊云先生云：“片瓦无存水竹村，天寒风紧日黄昏。名泉海内看都遍，喷薄终须让百门。”此以少许敌多许也。百门泉即《卫风》所谓“泉源在左”，朱《传》：“泉源，百泉也。”李濂《河南通志》：“百泉源出苏门山，以泉通百道，故又名百门泉。”山川游览之广，时人谓无过江叔海先生，翊老盖能济美，“名泉”七字非夸

语也。顷自平原省归，以《和疾斋罗浮仙蝶》寄示，云：“茗坐深谈到夕阳，又知仙蝶下君堂。长歌远迈陈元孝，（‘四海安足飞，来下君子堂。’《独漉堂集》中句也。）老眼应夸冒辟疆。难并飞鸿留指爪，欲同威凤斗文章。翩翩若令江郎见，定指银瓶索酒尝。”

胶西柯凤荪学士劭志，曾撰《元史》数百卷。其《蓼园诗集》纯乎学杜，在清末诗人中为不肯随时尚者，惜为史学名所掩。其子燕龄（昌泗），亦工诗，燕龄外大父为桐城吴挚甫，内外家学并得真传，乃甫及五十而没，人亦鲜知其能诗者。有《挽绍兴寿石工五十韵》，中一段云：“汉晋无龚壮，燕齐有鲁连。初归华表鹤，重见霸陵仙。人海藏於密，天机静者便。迷阳伤却曲，失路匪迤遭。高揖群公际，含毫众吏前。风流窥豹管，身世忘鱼筌。缣素书家重，盘盂笔阵圆。客讥玄尚黑，自喜砚弥坚。凡骨金丹换，幽情石墨镑。漆书仿科斗，猎碣辨骖蹄。远举吾丘衍，旁搜郭恕先。昆刀斲不律，缪篆押于阗。写物穷风露，行吟被蕙荃。竞歌新乐府，都付小婵娟。韵倚清真和，词偕《珠玉》联。山中云澹沲，花外语缠绵。逋峭难为态，纤徐却尽妍。弓衣驰绝徼，井水唱屯田。函牒封龄石，文章妙贾捐。智囊托讽醉，经笥答嘲眠。洛水逸民楔，天池令绰畋。每传《嘉话》绚，更录《剧谈》骈。槐市随缝掖，瓠尊习豆篷。同门来结驷，都讲拾飞鲈。一自尘中隐，徒存象外诠。涌云嗟凤德，无复志鹏骞。邶咏称徐干，蜀才礼范贤。北乡决策语，南岳隐名笺。”（君向在戎幕，某帅初起行间，常左右之，定昆弟交。帅既当路，君已易名市隐，求之不覆。或相见，时出一语，往往有裨大局。君初名乃韶，字韵孙，后又字印侯，寓都门，以粥书卖文为活。石工、樱尤，其自号也。）运典工雅，非学人不办。石工平生亦鲜为诗，仅见其赠蛻园伯仲二律，忆第二首下四句云：“！代衣冠惊一昔，他乡泉石竟如归。月泉汐社同招隐，今瘦终应逊古肥。”

余与孙雪泥（鸿）以文字由相知而成相识，交逾二十稔。雪泥弱余一龄，恒弟畜之。其为人不拘绳检，疏财好客，鲜车怒马，美酒红裙，咸能享受。尽有声称。喜为山水游。家故亭林所居，曰枕流小筑。杭州玉皇山莲花峰下华津洞，境地绝幽，尝与叶誉虎、冯超然等十人合置别业，因自署华津一土。二十年前在沪创生生美术公司，沪南漕溪路购置厂地，颇有园林之趣，经乱旋毁旋复。性恬易，家室怡怡，然晚境少啬，顾不以此为喜愠也。其诗风情宕逸，大抵秉之天授。《日本西京杂忆》云：“记得西京看落霞，温泉浴罢奏琵琶。清流一曲栏干外，银阁《寺名》酣眠到日斜。”“谢家丝竹东山主，我辈冠裳上国宾。醉倒筵前无客礼，三山缥缈梦神人。”《南洋群岛》云：“不因红豆生南

国，投老炎方岁已秋。醉卧柁楼惊海浪，至今犹梦过琉球。”《蠡园》云：“石栏妥贴压沧波，曲折长廊挂薜萝。一簇晚莲新结子，王家庭院得秋多。”自注：“园为王禹卿别墅。”《宿鼇头渚》云：“水气寒浮南独山，片帆天际落松关。夜来欲枕鼇头宿，万顷烟波带雨看。”《生生印制厂独坐》云：“夜深露气凝从薄，烟际灯昏失远村。今夕无端眠独晚，坐来已觉石温。”《紫燕》云：“紫燕飞来认旧家，凌风双剪掠檐斜。故巢衔得新泥补，穿过桃花入李花。”《雨余》云：“雨余石笋龙鳞活，风过晶盘佛手香。日暮归来人已倦，借他藤榻受风凉。”《梅花奇瓶翁》云：“颠倒梅花不是痴，无花无酒夜眠迟。东君解得诗人意，先向铜瓶放一枝。”《窗外和瓶翁》云：“一片清阴竹树交，墙根莎草细如毛。纵无清露煎茶吃，恰有梅花入粥熬。”二诗俱有本事。《秋蝉》云：“不曾款曲到秋蝉，长日昏昏学坐禅。君饮露华吾饮酒，不知若个是神仙。”好句如“卷帘花满户，拂镜月中天”、“新笋抽篁初放叶，短篱挂蔓乱开花”、“石坪雨湿鸡冠艳，秋水池寒鸭脚知”。雪泥题画紫藤可称双绝，今春大做紫藤花诗，如云：“细雨微斜断绢丝，天然绣出挂风枝。分明夺自闺人手，一串穿成费巧思。”“春风错认蓼花秋，易老时先我白头。病里瞢腾三月过，紫藤新叶恰初抽。”《藤花谢》云：“雨过仙人褪紫衣，风来都作雪花飞。残英狼藉君休埽，一日辞藤一日稀。”余常以“孙紫藤”呼之，君亦云：“文长未筑青藤馆，留得藤花让雪翁。”其命意可想。雪泥言“诗可通俗，不可庸俗”，余叹为知言。雪泥祖籍金陵，太平军时徙籍华亭云。

南通徐修五（宣武），别署玻虫士，吟咏，洗马工愁，长卿善病，多缘情之作。壬子春重至白门云：“回首前欢恨不消，依依风月太无聊。秦淮柳色浓於染，绿到莲花第五桥。”《梦韩姬》云：“岂期生死经年别，犹睹风华一瞥欢。”他如《顾高桥九日作兼呈缉师》云：“飒飒西风动暮寒，重阳独少菊花看。穷乡避乱忘经岁，古堡登高念旧欢。老眼渐知诗律细，病怀不耐酒杯宽。师门郁郁愁云裹，南望家山泪未乾。”又句云：“开到杏花春有脚，归来燕子梦无痕。”皆佳。病五十生辰，贵阳陈庸庵、侯官沈鲁青、无锡杨筱荔、德清俞阶青、奉贤朱避叟诸遗老皆有唱和诗，而俞诗最清隽，云：“频年烽火阻江关，投我琼章一展颜。腹有诗书能愈疾，身经离乱喜消闲。委心栗里陶元亮，感事江东庾子山。他日林中同把臂，时清便拟故乡还。”年五十六卒，著有《病存稿正》、《续编》、《病酬唱录》等。尝绘《把卷行吟图》，自题其上，云：“书生积习未成除，把卷行吟意态舒。参透个中滋味好，敢云清福有谁如。”“劫后犹留善病身，摹来旧影见丰神。挟书耻作干时计，独立苍茫自远人。”族人一瓢题云：“吾宗兀傲几诗人，铉铛齐名总绝伦。谓介弟咏绯得地老梅何碍病，为家陋巷

不妨贫。驰驱满有饥寒在，孤冷惟宜道义邻。消息简中谁省识，俺然玉立出嚣尘。”病任小学、大学国文教师二十余年，桃李极盛。悯其弟咏诽孤露，为督课二十余年，且颜其室曰双桂以相勸。及没，咏绯乞吴郡袁安圃樊、杭县唐侠尘云两君为绘《双桂室授读图》，海内善其友爱，多为题咏。江都董逋叟（玉书）云：“桂萼联芳萃一庐，怡怡偕读古人书。孔怀屋住东西陆，绝学家承大小徐。笔擅江花传不朽，春生谢草梦如初。梅魂虽化诗常在，冰雪香中念友于。”如皋冒疾斋广生云：“老桂南枝又北枝，阿连监火忆儿时。病梅诗好人何在，乔木阴清泽尚遗。”万载辛心禅际周调桂枝香云：“青监一豆，照双影婆娑，老桂依旧。凄绝树犹如此，恨人难寿。当年斗室融融乐，有埙篪、迭吹齐奏。死生长别，陈惊如梦，问何时又。记从读、勺龄还幼。几携撷庭前，金粟盈袖。草促卅年过眼，隙驹匆骤。秋风循例催花绽，剩销凝、冷香孤嗅。病诗在，闲来检诵，那堪回首。”我邑戴果园云：“紫琅山下读书斋，回首当年笃孔怀。岁岁秋风触愁绪，寥天依旧雁行排。”他俟钞得再登。余题云：“紫琅聂愿江涛走，海甸山川孕灵秀。当时虾蟆虹玉楼，藜火青荧射牛斗。谷湮陵塹三百载，通德门板不遑守。古砌都荒带草春，青箱旋散香芸旧。君家表海清芬余，世世能诵先人书。清惠拔薤本儒术，孝安折桂留乡誉。桂树团团荫书屋，桂分双影人双读。孙传祖砚启贻谋，颖得坡师蹶芳躅。凄凉忽罢梅花曲，《修五自号病梅》影事卅年如转烛。画中景物故依然，一点青灯映金粟。绯也友爱今所稀，故山不归悲采薇。为君染翰增惆怅，江上风高秋雁飞。”题徐氏《虹玉楼图》者甚多，摘录数家。江都秦曼青（更年）云：“廿一世旧家，三百年老屋。岩叟泽孔长，乡人仰乔木。华屋山丘感，桑田沧海间。废与安若命，好作画图看。”镇海金雪滕（贤棠）云：“瞿轩署虹月，陈堂题玉烟。惟此虹玉楼，徐氏所世传。楼在南通城，凤皇桥之边。虹采辉而丽，王德温且坚。得一已足贵，何况二者兼。故家有乔木，迢迢三百年。海桑世迭更，楼岂无变迁。追远诵清芬，谁及贤裔贤。”丹徒吴眉孙（庠）调《临江仙》云：“三百年来兴废感，海天几度扬尘。摩挲乔木想清门，鄙书真富贵，花竹小经纶。兄弟两头分占屋，园名珠媚犹存。闲将祖德语儿孙。试从新画本，认龠勿巢痕。”余亦调《玉漏迟》题云：“故家乔木渺。名园不尽，栖鸦残照。矗矗楼阴，供与后人凭吊。（徐氏虹玉楼建於明末清初。）闲话长虹化玉，想曩日、经生风调。头白了。流传几卷，宛余丛稿。（明诸生大绅著有《易旨玄珠》、《孝经正解》等书。）儿时况味依稀，记曾此凭栏，南山瞻眺。（述咏绯语）岁月匆匆，一晌逝同飞鸟。指点凤皇桥畔，但流水、无情围绕。休懊恼。诗材画题多少。（楼於廿年前为族人典弃，咏绯倩钱塘江南苹女史采、同邑尤无曲其侃为绘图，并徵题咏，以存梗概。”）”闻道长安不易居，瑶函读罢渺愁余。适逢铃语鸣空际，未觉灯光透

绮琉。但使厨中犹有米，不妨江上叹无鱼。白头我已惭先友，对颖怀坡入梦初。“此贵阳陈庸庵《壬午冬日答徐咏绯见讯》诗也，写倭乱时海上情景逼真。庸庵与咏绯大父为乙亥同年，故末联及之。“对颖怀坡”，并及咏绯兄修五，科举时重视年谊如此。

蕲春桂末卒先生，原名子芬，改名铸西，曾著《校正增注康熙字典》一书，凡是正一万八千余条。近酌举《字典》之差误及高邮王引之《字典考证》之差误各若干条，先印成一小册，名曰《校正增注康熙字典序例》，承以见示。老而好学，二武不能专美，为随记一二条。土部塾，原文：“《山海经》：‘机谷多驮鸟，食之已塾。’”《校正谓》：“塾为塾之讹，塾，羸困也。”引《左传》成六年：“民愁则塾隘。”《注》：“又委顿也。”引《左传》襄九年：“夫妇辛苦塾隘。”《注》：“《山海经》中次五经经文已塾，不外此义，塾应改入塾。”宀部宦，原文：“又日光所漏入处。孙氏云：‘日侧之明，是宦明也。’”《校正》引《曲礼》：“为人子者，居不主奥。”疏《正义》曰：“《尔雅·释宫》文，郭璞注：‘隐奥之处，西北隅谓之屋漏。’孙氏曰：‘日光所漏入东北隅谓之宦。’孙氏曰：‘日侧之明，是宦明也。’”则“日光所漏入”，孙氏原释“屋漏”句，与“宦”字无涉。“日侧之明，是宦明也”释“东北隅谓之宦”句。《字典》既不注明出《曲礼疏》，而又以释“屋漏”之文？混入“宦”义，殊属不合，应从《曲礼疏》改正。又“宦”七画误作六画。凡此皆精确不移。其他如纠正《汉书汲黯传》误《唐书》、《史记淮阴侯传》误《史记韩信传》之类颇多，此皆习见之书，因怪一代煌煌钜制，当时衮衮儒臣，何疏脱乃尔！先生言桂氏先塋世在幽燕，原与曲阜桂氏为同宗，五代时刘仁恭之乱始南迁，居江南贵溪；厥后，散处闽、浙、湖、广、川、滇诸省，皆贵溪一支也。先生清末以名诸生优等毕业京师大学，授中书科中书，资送美国留学。民国初，历宰本省夏口、浙江衢县、上虞、缙云诸繁剧，寻解组归隐西湖，乃遍游普陀、天童、雪窦、黄山、香岛、桂林、阳朔诸胜。倭乱侨居沪甬。辛巳年六十，有《述怀》诗二十四首，如云：“万间广厦人如海，一战文场笔有神。”言湖北省学堂考七次皆冠军。“春风岁岁燕台柳，青眼看人万里情”，指甲辰入都。“归燕故国应识主，烂羊今日又封侯”，言辞副总统府顾问，归时眩亾竞争正烈也。“管弦好续房中乐，伉俪犹深廩下情”，言继娶黄陂黎氏。“毛生捧檄缘将母，漠上题襟好赋诗”，言任夏口时遂板舆之奉，湘绮入都，道出汉皋，与之唱和也。丁丑得围地四亩於月桂峰下，清流一泓，绿树千章，去仙芝馆才数十武，爰相度地势，筑茅屋三楹拟落成后移友仙山馆图书於此，庶几可以终老。乃甫毕工，而国难作，曾未一朝居，感赋一律云：“平生惯说买青山，买得青山鬓已斑。月桂前围四亩，仙芝岭外

屋三间。多留佳树供摩抚，一任闲云自往还。烽火无端惊梦醒，柴门人去日常关。“曩散木尝语余”此后衡泌栖迟，恐亦不易”，观此益信。辛卯年七十，复有《述怀》诗六首，大都纪乱离时事，录其一，云：“移家只为避强秦，抛得杭州十四春。仙馆有情应入梦，圣湖无计可栖身。六桥烟柳牵情绪，十友图书化尘。孤负名山好风月，海滨犹是未归人。”自注：“昔年在杭筑有友仙山馆，并踵宋李成季故事辟十友园，小莳花木，分贮法书图画。倏难作，化为乌有。”先生诗大抵抒写性灵，不为叔诡艰苦之言，而天真自然流露。

余性雅不近治经，以为古今解经之书浩如烟海，非博览典籍则靡由折中。古人读书不务驳杂，其失也，在锢蔽，如郭景纯注《尔雅》，但以经解经，而多所未详：贾公彦《周礼义疏》，九经之外，多取伪缉，而於诸子百家之单辞精义，以至文字之假借、音读之异同，未能疏证发明。有清朴学，度越前代，乾嘉诸儒，或借训诂为沟通，或引百氏为左证，於是经子之难解者，咸有门径可寻；其蔽也，往往失之穿凿。近时宝山金巨山先生其源专精斯学，巨老少从其里人施琴南广文（赞唐）受经，广文有所论撰，辄命为检校，故蚤岁了然於汉学之渊源。乃积数十年之心得，成《读书管见》一书，太仓唐蔚老（文治）、如皋冒鹤老（广生）为序行之。是书於晚明顾氏（日知录）、晚清俞氏《经》、《子平议》外，独能湛思博辨，别辟畦畛，涵为现代经师钜著。余庚寅春尝一访之於海上之寓庐，巨老年已七十余，须麋皓然，言谈渊懿，望而知为好古之士。余曩与广文亦托忘年之末，因相与道及其身世，同为慨叹。别后寄以诗，曰：“各有襟期一笑看，天容海包寓楼宽。鲁人犹识灵光殿，越俗奚求章甫冠。历历星榆仙所种，离离带草古之欢。红蟳桥后蟠桃熟，皓首笺经业未弹。”三联喻百籍终古灿然，而抱残守阙者之有其人也。末联言其能承衣钵。槁蝉，广文晚号也。巨老与邑中张氏有昏媾之谊，昔时曾多往还云。

古人诗中字与今人平仄异读者颇多，略举一二。“四弦不是琵琶声”、“金杯翻污麒麟袍”、“烛泪堆盘垒蒲桃”（皆白居易）句，“琵”、“麒”、“蒲”皆读仄声。“尽捻书籍卖”（杜甫句）、“乐府散婢媵”（列子晕句，上句“昼堂空锁钥”）、“乡原世尽谓醇儒”（张来《孔光诗》，）“捻”、“婢”原皆读平。其他平仄可随意者，“摘尽枇杷一树金”（戴复古诗、）“况对东溪野枇杷”白居易句，“枇”平声，白诗读作仄，从俗音。“犹胜白门穷吕布”、“犹胜江左狂灵连”，皆东坡句，然“胜败”之胜，应从径韵。中兴（杜诗“百年垂死中兴时”）、献馐（杜《羌村》诗“感叹亦敛馐”，押入寔韵）、颜行（杜诗“王孙丈人行，垂老见飘零”）、苍茫（白诗“寒消春苍茫”）、长物（洪亮吉《岁朝图》诗“无妨馈岁无长

物”，) 诸如此类，尤不一而足。明人多不谙音训，晚明梅村诗尤甚，如“孤军摧韦粲”（下句“百战死王琳”）、“轮困形虽老”（下句“芳辛味独存”）、“醉来惟扞腹”（下句“兴极在垂髯”），“韦”、“困”、“扞”皆读仄；“丈夫失意须潦倒”、“一向鲑菜定何如”，“潦”“街”皆读平。武进吴樵长颇精究音训，近又举杜诗数则见示，如《陪李金吾花前饮酒》：“细草偏称坐。”（下句“香醪懒再沽”）。《巴山》云：“乘舆恐未迴。”（上句“盗贼还奔突”）。“称”、“乘”音平义仄。《柴门》云：“足了垂白年，敢居高士差。”押入麻韵，而义从支韵，作差等解。《寄峡州刘使君》云：“刺史诸侯贵，郎官列宿应。”“应”音平，义如响应。又云：“瓠落叠韵，借为廓。《方言》：‘张小使大谓之廓。’御览九百七十九引‘瓠’正作‘廓’，是其证。”又举苏诗“不妨常过左阿君”（《陈季常自岐亭见访》诗、）《汉书陈遵传》“寡妇左阿君”，下无注。而近人郑海藏《呈栗兄》云：“忧患如山容一罅，聊凭春酿醉阿兄。”“阿”皆读平，不知其出。余谓“阿”有二义：一为发语辞，读入声，魏晋以来已然，如《木兰词》：“阿爷”、“阿母”、“阿姊”之类，《韵会小补》为元明间书，亦云“阿”入声；一《说文》：“大陵曰阿，引申为长大之义。”（此说前人亦言之，忘其书。）“阿”读平声，尊敬之，犹言长兄、大兄也。佛名阿难、阿弥陀，或平或仄，亦均可。

我邑徐宗石先生，少时有“柳丝油碧晚梳风”句，为时传诵。

族叔祖梅舶公功章，梦中得“软褥春塘草”五字，以语余。余曰：“此亦东坡之‘蟋蟀悲秋草’也。”（《王注苏诗》二十五卷）公少工词翰，光绪中佐台抚邵筱村中丞友濂幕，章奏皆出其手，邵颇倚重之。诗皆随手抹去，没后，所可诵者只此五字而已。

诗人所咏，拈节琦行也，《蓼莪》之於父母、《常棣》之於兄弟、《柏舟》之於夫妇、《伐木》之於朋友，尽之矣。近世伦常不饬，间有一二孤标独行，尤不可无诗人歌咏之。奉贤朱粥叟有《乞赵令撰立方孝子墓碑歌》，其序云：“孝子名炳荣，居泰日桥镇东南里许，业农而事母孝。县令郭重光迎之署中，舆盖送回。孝子没后五六年来，人皆称方孝子，乃请县令赵侣青为撰墓碑。”云：“方孝子，炳荣字。身为佣，亲虔事。养老母，奉甘旨。四十年，无少亵。一解）维兰斯馨，畴不赏之。维松斯翘，畴不仰之。请诸长官，官曰奖之。型方训俗，无以上之。（二解）开我麒麟阁，张我玳瑁筵。孝子来作客，芝玉扬其前。（郭公宴方，其公子为之觴酒。）舆盖送之归，观者巷为填。人皆有父母，难得琴堂贤。（三解）天壤伊谁不朽，扮榆艳羨到今。一片南村

宿草，荒丘与客登临。村树白杨斜照，村溪流水琴心。借问斯人何去，哑哑乌叫寒林。四解辅轩之采高天闻，绰楔之荣厚地载。门第寒微事迹真，出妻负米名贤再。安得燕许大手笔，片石书丹寿百代。自来激浊在扬清，作歌吁我神明宰。”中二解似古乐府，笔歌墨舞，濡染淋漓。秦伯未有《古人重结交行》，序云：“宋君庆之之砌，遗孤男子三、女子一，稚者方襁褓。越四载，又遭失恃，其友人凌君慧庵代尽教养婚嫁之责，天灾人祸，颠沛流离，凡二十三年，而卒偿其愿，并作诗告慰宋君亲友。秦子闻之，歌此以彰凌君之义。”云：“古人重结交，千金一然诺。莫逆惟此心，死生相寄托。《一解》谁云古道孤，遂诬今人无。有客痛过黄公圻，炉边粥粥者群雏。《二解》孤儿呼天天无语，孤儿呼亲亲无睹，孰使群雏得其所。（三解）覆以翼兮，食以粟兮，嗟弱息兮，若命续兮。（四解）天人祸，百千劫。覆巢下，以长立。亲有友，通呼吸。友视儿，悲喜集。（五解）作诗告亲友，故人今有后。孤儿泣抚膺，父母恩义同高厚。（六解）云惨淡兮风萧骚，金兰折兮青松雕。一歌兮涕沾袍，再歌兮中心焦，君不见任西华、刘孝标。”一结忽作变徵之声，可歌可泣。余每叹世间有事可传、人可传，而为之歌咏者不得与之俱传，为可惜也。

定海应氏，世以贵雄里中，至次耿（烽），祖世业寝替。次耿一字荪舱，为人朴讷，居闾市而有士行，好学博古，度置佳槩，好写书画，碑板甚富。尝挟策游敖四方，所历名都巨邑、海内佳山水殆遍，名流俊士，莫不与交。事母孝，母没，筑心园於金塘故居之西北，志不忘父母之邦，遵遗命也。中有梅石山馆、待雨轩、对山读书楼、印心池诸胜。园经始於癸酉，毁於倭乱。慈溪冯都良（贞胥）嘉其善体亲心，为之补记。余以雪叟之介得交於君，授简投挑，情谊至渥。今春以北魏普泰比丘尼法光造像拓本乞题。像旧为郑叔问（文焯）所藏，后藏崇明童心安（大年）绿云庵，君既得之，榜其室曰法光精舍，其造像文曰：“比丘尼法光为弟刘桃扶北征，愿平安还，造观世音像一躯，又为忘父母，造释迦像一躯。愿见在眷属、一切众生共同斯福。普泰二年四月八日造记。”余题云：“北魏普泰之初年，并汾河朔兵相缠。尔朱仄败不自救，贺六跋扈成权专。邺城残局已鱼烂，士苦甲冑吼虱缘。刘家有女性孝友，为弟桃扶祈生还。为忘父母追冥福，为众生愿同安全。女也僧尼号法光，造二佛像昭诚虔一释迦文一大士，年虽久远形巍然。龙门造像天下最，而此不载《金石编》。（王氏《金石萃编》）迩来瘞藏多发露，世代陵谷纷移迁。记中桃扶即桃拔，《汉西域传》公休笺。或从双声或叠韵，刺取其一从所便。（《汉书西域传》：‘乌戈国有桃拔师子。’孟康曰：‘桃拔一名符拔。’《后漠章帝纪》：‘月支国这使贡扶拔师子。’曰‘符拔’、曰‘扶拔’实皆‘桃拔’，一物也。‘符扶’为叠韵

，‘扶拔’为双声，则‘桃拔’亦可言‘桃扶’，无疑也。）辟邪天禄亦其物，宗资碑列南阳阡。（《后汉灵帝纪注》：‘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，旁列二石兽，镌其膊，一曰天禄，一曰辟邪。’王士禛《易录》：‘天禄、辟邪总谓之桃拔。’）古人义取武猛耳，名之假类宜无鲁。忘亡音训本如一，试徵醴辞《绿衣》篇，（《士冠礼》醴辞：‘寿考不忘。’郑《注》：‘不奄忽遽尽则忘，即亡也。’《诗绿衣章》：‘曷为其亡。’朱传：‘亡犹忘也。’）为文凡五十有七，壬子佛日记厥鏊。（善泰二年岁在壬子）应侯好古得此石，藏以精舍薰沈烟。此石旧为大鹤弃，童氏绿云想后先。昨贻拓本乞题咏，顾我荒陋惭群贤。吁嗟劫运终不灭，玄黄战血盈原川。古今何者非人子，安得生生受护香光禅。”君仲子可勤，空军中尉，戊子飞机失事殉职，追赠上尉。此诗结穴所以致慨也。

鄞县周岐隐（利川）、采泉（浞）兄弟，俱重然诺，笃气谊，奉化孙翼父（诒）、永嘉赵百辛遣稿皆由岐隐、泉为之印行，扬微挾隐，尤人所难。己卯春，岐隐自沪来商印书事，因留饮瓶粟斋。别后，蒙以长歌见赠，云：“兀兀一叟穷而坚，胸有千秋灶无烟。搜诗摘句意拳拳，持论严谨无颇偏。我闻其人见无缘，羌欲从之沧江边。黄浦青浦百里悬，轻车飘瞥箭脱弦。叩门剥啄意甚虔，相视莫逆言不宣。矮屋打头小如船，横溪前横清且涟。煮字为粮石为田，饥卧不死人亦仙。为我沽酒烹小鲜，水阁虚明如坐天。媵以《诗话初续编》，字字万选之青钱。正声微茫久失传，非古君子道孰肩。缔交私幸托忘年，清语雅不落言诠。尘事催人苦牵，出门一别百缠绵。后会丁宁倘不愆，黄花九月迟吟鞭。”朱弦清越，不务嘈晰。今岁又钞示近作，《过芳草斋赠王芷青女史》云：“桑海余生比落花，故家乔木剩栖鸦。春阴如梦诗人老，刻意清吟遣有涯。”自注：“芷青为沈文肃公葆楨后裔亮秋之室，工诗善画。”“春阴”七字，名隽似玉田词句。《物理有可喻人事者，诗以咏之》云：“剔去乌墨，白皙知凝脂。不贪心自洁，人莫相其皮。”“螯性最凶残，鼎铛置以待。螯剖龟亦烹，貌似岂无罪。”“鸟恨泉之鸩，人厌泉之音。生儿能食母，毋乃是佳禽。”三诗如鲠在喉，得吐为快。采泉诗才清丽，不啻谢家之玄晖矣。《过芳草斋，赠王芷青大家》云：“又见蓬莱海作桑，乌衣王谢阅兴亡。梦中蝶化留痕浅，{夔}上蚕枯织锦香。此日清门余寂寞，晚年黄卷遣悲凉。人间辛苦都尝遍，爰向君家喝枣汤。（大家款客，辄设枣汤。）”佳句如“故家涕泪家初破，泉路亲朋骨已凉”（感怀）、“年换才从窥镜见，春回初自减衣知”（遣怀）、“诗难积稿风前雪，梦不留痕雨后云”（霜夜）、“云敛天光成薄暮，风提海气作高寒”（佛顶山）、“是非休说金緘口，忧患频侵锡灌肠”（和玄冰）、“落地更无随水意，横天留有战霜枝”（落叶）、“苦吟身与戎行似，刁斗声严睡不浓”（苦吟）。

梁溪程君景溪（日动），笃信好学，喜与贤豪长者游，虽托迹市门，而献歌勿辍。顷介果园以所著《霞景楼诗稿》见示，《万卷楼，南宋尤文简公读书处，在惠麓二泉亭上》云：“涧松鸣逸响，知奏五弦琴。南渡朝廷小，西神洞壑深。泉甘许廉汲，境静得微吟。千载思高致，风清月在林。”通体骨重神寒，俨然四十贤人也。《暂归》云：“妇具珍羞如款客，儿矜娇养竞牵爷。兼旬旅邸寻诗苦，不道诗原在我家。”写初到家情景，与老杜“平生所娇儿，颜色白胜雪。见爷背面啼，垢腻脚不袜。瘦妻面复光，痴女头自栉。问字竞挽须，谁能即嗔喝”数语同一工妙，盖愈琐屑乃愈逼真。可知世间诗料不尽在山林风月也，即家人妇子言笑食饮之间，会心不远，何在非诗？结语揭破真谛，令人恍然。《送黄丽生赴汴》云：“尊前折柳动离情，怕唱《阳关》煞尾声。嘶马秋风黄叶路，真成入洛少年行。”“云山叠叠路漫漫，置酒旗亭着意看。雁使北来休问讯，轻裘明日过江寒。”亦偶傥有致。句如“簿云和雨寒欺酒，桦烛当筵夜媚人”、《梅园》云：“银海看成千树雪，春风吹暖一山云。”皆佳。“银海”句从苏诗蜕出，“春风”七字较伊墨卿“树树梅花乱白云”尤隽永。程氏三代好吟咏，而多非出於咕毕，尤为难能。景溪祖字轸云，讳登瀛，事亲有孝行。少习贾，游湘赣，遇太平军起，乃依其戚江阴洪氏为木商，以勤苦起家。有日记近百卷，皆端书。诗曰《学言草》。《和履安咏雪》云：“一夜西风到处匀，皑皑庭院白如银。饥禽觅食频偷眼，稚子冲寒欲塑人。沽酒乍疑山市改，寻梅忽觉灞桥新。江山如此惊奇绝，踏遍鸿泥认未真。”揣诗意，殆为记时事而作。首联自河山变色景象，次联写避离者流离之苦，“塑”当谐读恕，三联写兵燹时庐舍之改观，末联犹云不知鹿死谁手，故作惆怅语。如此读去方有味，不然，乃一平常咏雪诗而已。孟子言诵诗在“知人谕世”，自有深旨。《惠山》云：“九龙山下二泉流，岁岁清明记胜游。除却泥人与烧饼，泡茶争坐御书楼。”移他处不得。景溪尊甫颂嘉（宏远），优廩生，肄业南菁高等学堂，服务教育界三十余年。有《宝砚斋诗》，多散失。其《题许芝庭蓉湖秋泛图》绝句云：“先生五岳在心胸，小隐诛茅傍九龙。最是年年秋色好，一湖烟水泛芙蓉。”如题而止，颇不费力。甲子齐卢之战，无锡戒严，居民相率远避，而颂嘉处危城自若，有口占两绝句云：“迭经忧患已余生，又见潢池盗弄兵。岁晚偏多朋旧乐，同岑相处是危城。”“朱门富贵余梁肉，世乱民贫一饭难。等是几茎菜菔菜，清腴味胜大官餐。”素患难行乎患难，非涵养深者，不能道也。程氏谱系，自晋新安太守元谭历世次至景溪，四十六代矣。家世婺源，至轸云先生懋迁苏常间，遂隶籍无锡。

金柏荪（咏棠），住北门，工篆刻，性迂怪，尝慕陈老莲、金冬心为人

；方亚琴（锁），住南门，性和易，少从吴兴高濂溪（元廷）学画，工人物写真，然皆清介刻苦。柏菽课徒为生，亚琴卖画自给，顾皆喜蒔花。余以有同好与之交，各在三、四十年前，为平生友朋之最早者。柏菽艺兰菊与人；其菊幼苗时蟠其茎於盆，及秋一盆能放数十花，其枝插月季无不活。叩之，则曰：“恒其阴阳向背之所置，知其燥湿肥瘦之所喜而已。”殆古人所谓“神入於花，与之俱化”者。亚琴亦善栽月季，盆景尤美，老槎断枋才尺许，拳曲臃肿，有类百年物者。二人未尝致功於诗，而皆好为诗。柏菽有作，匿不肯示人，惟间以示余，辄相与拊掌狂笑。尝见其《题卖布翁醉归图》云：“破缴遮头两脚泥，上街卖布买东西。却愁路远归家晚，呷碗烧刀鬼不迷。”稿乱后皆失。亚琴诗颇多，有《忆家园》云：“家住青溪泖水东，春来日日看花红。而今不在花红处，花在家园依旧红。”韵复字复，竟无以易之。二诗俗语雅说，各有风趣。柏菽长余十八岁，甲申年卒，年七十四。亚琴长余十岁，今七十五矣，尚无恙。

表兄邹葆菽（尊德），五、七言古大抵托体风骚，顾时流於冗，苟少为删节，佳制特多，惜余无其才也。顷其嗣君循三尽出其《幻园全稿》，委为订定。诗近二千首，为录其精者。《香溪曲》云：“采香径畔草凄迷，响屐廊边莺乱飞。溪边未醒鸳鸯梦，吴王一去几时归。”“轻烟画舫荡柔掬，山色空蒙弄眉妩。卷麓尚作捧心颦，垂柳犹能折腰舞。”“图销歇麋台空，梧宫秋老又春风。可怜呜咽香溪水，并入胥江直向东。”葆菽绝句最饶风趣，《酒家杂题》云：“柳丝隔岸低衔水，我饮当初柳未栽”、“举杯一吸须当尽，怕见杯中雪满头”、“留我固佳归亦好，夕阳初月两多情”。《夜泊见邻船女郎》云：“相逢何必曾相识，暂作江边一夜邻。”《除夕》云：“梦回犹道来催债，风雪三更乱打门。”《薄暮吟》云：“移榻凉扬拂簟来，帘低瞥见石榴开。竹梢翡翠梳翎下，花落墙阴买碧苔。”“篱掩垂杨屋盖茅，息机鸥鹭聚塘。廉纤细雨江村晚，帆影时时出树梢。”“一抹浮岚黛色添，低含云影媚疏帘。人间已是斜阳尽，犹有微红恋塔尖。”《板桥临溪绿梅》云：“狼藉东风琐碎寒，劳人草草泊江干。一枝清绝无人赏，自向春流照影看。”偶句“月出蚓吹墙外笛，雨余蜗和壁间诗”、“秋来身似参禅罢，病后人如遇赦归”、“淡墨自书赊酒券，乱砖都叠护花栏”、“微雨庭前收暑去，好风花外送香来”、“乳燕池塘垂柳暗，鸣鸠门巷落花多”、“水涨顿开鱼世界，泥融易就燕功程。”、“爱眠翻作尊茶论，甯死羞吟乞食诗”、“且食蛤蜊知许事，任呼牛马本无名”，皆有剑南风味。他云：“碧藕甘调酱，青梅脆蘸盐”、“矮罐泥封罗汉菜，古盆石养水仙花。”、“点饥自制油酥饺，佐酒新尝水蜜桃”，则大似《春在堂集》中“吴体诗”。余住城南时，葆菽频过半野亭，饮酒看花无虚月。五十后病风，诗多不能手钞，遂多零落。葆菽画学甚深，著有《画话

》一卷，其弟湛如有《插秧词》云：“鸠初出浴燕衔泥，节遇黄梅水拍堤。向晚秧歌在何处，一蓑烟雨小桥西。”风调亦似乃兄。《别后寄瘦东》云：“小别成遐想，高怀抗古今。趣从言外得，乐向醉中寻。诗冷江湖梦，花含天地心。相期常捧手，披链细论文。”情意拳拳。邹氏出忠公浩后，世居无锡，继迁姑苏，至其祖板圃先生，以营钱业赚田宅於我邑，墓庐咸在焉。葆荪继母兼葭涇邵氏，与先妣为姊妹行。

辛卯春，湘中老名士章先生行严（士钊）过沪，将北上，沪上名流闺秀都为饯别。北上后，各有奇怀诗，有友人录以见示者。余爱其《赠周链霞女士》一律，云：“江左佳人爱落霞，早惊楚赋出长沙。红裳压坐先揜袖，白社输心旋斗茶。岸远马闻嘶绿草，帘虚人不卷黄花。乌丝桦烛争今夕，奈我空随静女车。”诗为补体，首言链霞才华，次写裙屐敦盘盛况，三纪宴集时所见闻，末联结出惜别之情，章法谨严。而“帘虚”七字，尤为篇中名句。

邵晴岩（晓）有句云：“但得读书原是福，也能藏酒未为贫。”随園称其妙。（见诗话卷七）近赵渭舫《咏海上福湖楼》亦云：“买书能读方为福，乞米犹艰那得湖。”“乞米”句翻东坡“欲向君王乞镜湖”意。二诗笔意相似，然一则辞气春容，自是承平时语；一则词气激切，便为叔世人语矣，所谓“诗可以观”者如是。福湖楼在福州、湖北两路间，故名。金山高卷叟寓庐在其处，而不知者多误求之。故渭舫点“福”、“湖”二字为之解，又续其下云：“无以名楼名以此，慰情聊似胜於无。”意盖伤其遇耳。又有《冒雨至福湖楼访卷叟，谈聚甚惧，用谦斋韵为赠》云：“心似闲闲境自幽，藏身人海百无求。春风得意宁非梦，吾道称尊此一楼。阅世幸余书可读，知名不断句相投。浮家泛宅寻常事，莫更山庐忆枕流。”自注：“卷叟《望江南》词有‘山庐好，及’故里且休提’等句。”此诗起结用“人海”、“浮家”、“枕流”等字面，皆所以暗衬“湖”字也，意极静细。渭舫一字苇佛，名祖望，京江名士也。

杨无恙贺人扶正诗云：“风前极意扶杨柳，日后无诗及海棠。”扫去“星月”、“牡丹”、“芍药”习见语，而推陈出新，此为独绝。余庚寅为沈姬正闻，和诗颇多。果园云：“洞房堆得花篮满，笑指何如解语花。”又曰：“小虹桥畔娟娟月，常照闺人卸晓妆。”风趣嫣然，为时传诵。文无云：“家人贞吉占中鯖，名位柔嘉称小童。”笕风云：“省却彩舆才免俗，点将红蜡便成亲。”一用经语，如闻旧葡；一用俚语，能使靡芜浓笑。修伦云：“老我彭宣腰脚嫩，后堂无分醉芳筵。”志孟云：“事业名山应已定，又添新稿付红妆。”则似擅举太过矣，然修

伦自是为弟子语。聊止调《鹊桥仙》云：“新郎本好，新郎更妙，（原唱有‘新郎重复作新郎’句）莫厌镜中霜鬓。诗人迟莫例温柔，且笑把、合欢酒进。姬人本妙，夫人更好，分定先须名正。良缘已属掌书仙，想邂逅、无愁邢尹。”谑而不虐，为之解颐。

张船山诗：“丈夫原不受人怜。”邹葆荪云：“宁死羞吟乞食诗。”然此事谈何容易。其实饥而乞食，常事耳，能生受而生报之，斯亦於心何疚？若絮酒只鸡已冥报矣。然究愈於负恩者也。梅村云：“古来贫贱难自持，一餐误丧平生守。”随园云：“人生惟有平时恩，如螯戴名蚕含怨。”皆於此处踌躇感慨如此。

拙编《瓶粟斋诗话四编》下卷又告出版。惟是上、下两卷，凡襄助、校讐、接洽、印刷，皆由戴果园、徐仲采两先生分任其劳，两先生诚笃恳款，乐成人美，一可感也；聚珍匪易，刻楮亦难，幸知交为缟素之投，美人有错刀之赠，乃得乐观厥成，二可感也。鄙人学识谫陋，方藏拙之不暇，何敢妄下雌黄？第夙好操觚，以为犹贤於博奕。乃上卷越缙、樊山师弟倒置，未免为通人嗤点，是固无可讳者。嗣后如有匡我不逮，当拜嘉言，且此意於《诗话》中亦屡有表示，若少陵所谓“当面输心背面笑”，则非所以爱我矣。《五编》仍在纂辑中。壬辰十月，瓶翁跋。